

病

榻

夢

痕

錄

夢痕錄餘

丙辰病榻命兒輩詮次夢痕錄訖夏月輒授梓人  
繇息三年幸能握管縈迴近事手自劄記始於七  
月繼前錄也前專敘事此多記言親知答問有關  
世務足與藥言臆說庸訓相參者具存之冬爲歲  
餘余齒冬矣歲杪付兒習鈔開春上版嗣是以往  
餘年知幾大夢之覺遲疾聽天隨錄隨刊其痕斯  
在故不繫病榻而謂之夢痕錄餘云戊午長至前  
三日歸廬主人識

七月吉公陞兩廣總督專使聘延辭以疾又屬縣尊方

公到家請致實不能應聞公甚爲悵惜余自罷官後累奉楚晉憲府相招浙中故人亦申舊誼皆婉辭固謝或疑厚殖自豪或讓孤介絕物迫見資用竭厥則羣笑爲迂嗟乎知我者其惟惺園師乎

見前

錄癸丑手書

蓋幕客與主人禮相抗故言可行既忝爲

收令大吏縱恭敬下士終宜自循素分小謙抑卽難堅行吾志此理之不可者一也幕曰硯田寒士資以治生業爲之數十年長分官俸幸登仕版不能保有常祿而復與寒畯爭升斗之楮此義之不安者二也且鄙性硜硜曩佐州縣受擠排忍笑侮

賴主人敬信得行我法今幕於憲府者居養漸移  
氣體烜赫既北轍南轅之各異必圓錐方鑿之相  
違此勢之不協者三也至故人幕中尙多舊友更  
恐今昔殊致轉被挪揄籽柚余懷不敢告人而今  
而後人其忘我矣乎八月得良醫張上舍樹堂應  
禱專主補氣每劑黃耆四兩上黨薺三兩附子八  
錢他稱是重逾一斤五六兩見者訝其膽然服之  
兩月餘食飲日加右手漸能執筆初醫者狃於治  
風先治血之說重用地黃痰溼日增微樹堂病幾  
積重樹堂於醫家言無不究心切脈定方各有依

據而以意參貫之所治多效其言中風中字當作  
平聲讀中虛則氣虧血熱風自内生與外感不同  
惟猝中之中讀作去聲其風由外入法不可治論  
最精確先是謾美堂成樓上祀室奉 先世神版  
而木主尙耐大義小宗祠春秋二祭余詣祠襄禮  
既病不能赴鄉日夕耿耿念宗嫡在城禮須守祀  
諷吉十一月命 坊培塚 恭迎 會祖考 會祖妣  
祖考 祖妣 先考 先妣 繼妣 生妣洎  
前室主奉安祀室堂門補懸雙節扁額 先祖考  
年五十時繪存小像神容逼肖敬謹裝演奉懸堂

中與兒輩縷述遺訓永誌感慕戚山陰諸氏嫡庶各有子嫡長庶幼父治命妾當耐葬越廿年父歿嫡子治葬事以庶由婢升有難色庶子告於房族嫡子勉遵父命然築壙以父母分昭穆而耐庶壙於穆右退後五尺勢將構訟庶子知余葬生母與嫡母並邀其兄來質余應之曰余生母之葬禮由義起蓋先嫡母無腹出兄弟寒家四世單傳余承宗祀以子葬母無應殺之義若嫡子主葬祭則庶宜少屈喪服小記易牲而耐於女君義疏云女君指適妻言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耐於女君故易

女君姓言性則壙可例推功令妾無子女謂之父  
妾有子女者嫡子稱庶母制服朞年何可以婢升  
薄之權以管見壙制應父居中嫡居昭庶營於穆  
比嫡退讓一尺似合易牲之義情理俱順憶往歲  
壬午館平湖有嫡子陸騰與庶子陸煌造墳互訐  
略與此同騰營壙時欺煌幼壙退四尺又故隘比  
敬視煌已成立遂訟余議斷改造騰累控府司錄  
案詳銷復控撫軍熊公學鵬提卷覈批飭遵縣斷  
謂余不信可至平湖錄案也案起於壬午九月定  
於甲申五月方互訐時騰受產本多兼有私蓄訟

師簣鼓志在必勝迫丙申余再館平湖煌可自給

騰寔已久天道響應如之何勿懼兄若弟唯唯去

越二年友人講若兄弟間言  
悔悟如余言安城式好無尤十二月徐古梅寄到

惺園師小春望日書書云孟冬中澣徐年兄至接

手書極荷遠注此惟年兄起居勝常爲慰來書謂

當今吏治莫要於培養元氣表率得人則治道日

上真見到之言愚濫廁樞庭毫無建白清夜捫心

汗流浹背今舉以相助益覺慚惶之至徐年兄云

吉撫軍欲保題年兄孝廉方正信名實相副而年

兄謙讓未遑再三辭謝亦足爲奔競者作中流砥



柱矣令嗣少年英發暫時鍛羽不足介意愚謂就  
幕非不可爲之事况年兄老成練達實心經理歷  
有年所令嗣稟承有素自必高出時輩來札云近  
日幕道日非恐不能造就人才而反易荒故業轉  
隣計偕就近課徒可以教學相長計慮更長愚嘗  
謂兒輩安分讀書此是腳踏實地工夫自棄與希  
冀者蓋兩失之古人格言具在不可不深長思也  
愚老病日增時形衰朽左腿舊有溼疾夏間 扈  
從灤陽酸痛更甚乞假四月猶未漸痊而閒居私  
寓實抱不安因於前月將

內廷及軍機處差使懇

恩寬假暫免行走請專于內閣禮部兩處雇勉供職蒙  
聖恩並免管理禮部祇在內閣專閱章疏以資調養

高厚鴻慈實非夢想所及敝寓均叨庇平善可紆錦  
念草此覆候不一是年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二  
百數十文後至三百餘文北海塘外充公沙地木  
棉花歉收佃戶欠租不足滿滿洲營贍養孤寡之  
額將軍劾奏奉

命侍郎到縣確查藩司汪公

志伊

縣尊方公

于泗被

議鑄級充公沙地者錢清場所轄濱海沙塗先經

陞科坍而復漲者曰原業本無業戶漲而報陞者  
曰新陞經界不清強侵弱控自乾隆四十四年後  
爭訐紛仍五十六七兩年木棉極盛覲爲利藪構  
訟日劇屢斷屢翻每至七八月械鬪傷人吉公患  
之五十九年分委道府釐清塵牘通計新漲地十  
餘萬畝 奏請輸官許民承佃畝徵租錢三百文  
以贍滿營孤寡佃戶赴場納課赴縣輸租然沙地  
既坍漲靡常木棉復衰旺不一 奏案甫定會收  
成歉薄佃戶逃徙次年卽徵租棘手累及當事安  
得歲歲普豐官民並泰耶聞邵學士二雲 晉涵 卒

於官余自友二雲始得知天下士羅臺山魯絜非  
其最也二雲每握手必以道義相勸常戒余伉直  
太過恐處事易迂書來亦然余敬佩不忘少余十  
二歲丙午送余彰義門外余曰此行幸邀

封典卽作歸計未必再入此門脫不幸銘幽之文責在  
吾子泣然分手方余告病獲僦同官吳敬齋

繩祖

在都二三故人爲余惋惜二雲曰諸君勿爾龍莊  
當泰然也因誦余留別詩最好官箴雙節錄無多  
宦味五年心句數爲素志不欺敬齋還楚述知余  
乾笑頷之然

繼坊

言惺園師亦嘉余有定志紀臆

嵐先生知余被劫逢人歎惜同里來明府虹橋  
 成進士歸言先生於眾中屢屢齒及迂拙之素信  
 於師友若此滋之媿矣虹橋以知縣即用問治術  
 出臆說贈之間善飲勸先止酒讀律例究洗冤錄  
 以植治本去臘嬰風疾相愛者憂期月復發秋中  
 婦病殆而復安今得團聚迎年實出意外除夕作

書事四律

警覺杖梧到歲除緒風吹鬢性攻虛昨  
 年今日懸絲喘此際餘生慶燕居老去

光陰蛇赴擊病來精力蝨露蔬媿難消受康甯福  
 待覓安心燕雪蛆相憐同病笑山妻垂髮因緣  
 共絮提談虎比來常色變對鴻猶幸得眉齊舊方  
 藥慣從醫試凡鳥書懸任客題便許開春身更健  
 嶽游應是履難攜身世茫茫百感摧更無吟興  
 賦庭梅鬢寒愛遇三冬日占瑞驚聞十月雷對明

事爭看桃符循例換獨支筇杖祭詩來微聞米價  
江東賤好語尊前笑口開衰齡聊爾祝長筵食  
囊虛聞可得仙絲腹一納禁幾絡甲餘七札可能  
穿難償舊債兼新債敢信來年勝去年解悟淵明  
歸化惜早疎  
機巧樂吾天

二年丁巳六十八歲元旦口占

衰倦從容晏起時  
幾度見兒嬉占秋先喜

風來吉賀歲何嫌日上遲  
萬國望形輝陽和共飲承平福  
誰賦王褒樂

職 二月漸可校書取廿四史同姓名錄彙本重加

覈訂再錄再校脫漏終不能免補遺之功不得不

俟諸兒輩五月粗能作字取穀曆代繕書目序及

孫甥繼英代繕城鄉祭規各序皆一一手書以信

子孫前一年繼培歲試前列至是食餽繪三代合

像二軸一送老屋收藏一貯謨美堂余與曹宜人  
同繪生像並摹王宜人遺像於左謨神堂柱聯一  
高閣直臨城闕迥先靈長伴聖賢居謨美堂四箴  
乞湯敦山書之素屏敬先箴曰奕奕斯堂世德流  
馨傳紀頌賦歌贊箴銘乞言卅載稽拜涕零前芬  
是誦後嗣之型猗歟我祖陟降在庭繩繩勿替  
敬妥先靈藏書箴曰詒孫有穀書爲良田稽  
古有獲是謂豐年可以用世可以樂天儲藏非易  
賣文之錢來無不義書難求全勿散勿喪庶永吾  
傳守身箴曰吉士守身嚴於處女遠嫌慎微動

循規矩青蠅玷圭辱不在鉅甯介毋隨勿狂與腐  
小人所譏君子所取徇物者愚人貴自樹 治家  
箴曰克振家聲務本爲大嫻莫繫授交毋向背勿  
吝而鄙勿夸而泰重學尊師守常遠怪御下宜寬  
睦隣須耐要言不煩此其大槩堂聯一聰聽祖考  
彝訓思貽父母令名柱聯二一日天下文章莫大  
是先人名蹟因繫之一曰述先芬垂後範殫一生  
心力壽棗鏤珉他日魂歸應戀此循天理順人情  
揭四則箴規承家保世汝曹口誦好爲之自四月  
中至六月望前陰雨連絲低田種後復淹東鄉尤



甚過大暑猶紛紛補種西興沙地全圯漸露塘根  
望京門外海潮由閘口溢入內河水味常鹹鎮水  
皆無旬幸日邇富工勢尤危險閏六月瘧作幸不  
久卽止繼以脾泄大困七月朔親友集議以鎮水  
巷一帶向係長河里承辦縣尊光山李公蘇鄰庭  
蘭履塘勘估令邑之有力者公捐錢四百餘千文  
交長河里人修築土備塘不足則聽里人捐益八  
月甯遠縣民陳瑞元齎紳耆柬札過訪必欲面陳  
感其意延見於寢渠云民又苦訟師爲厲俱望病  
痊復出蓋邑距省一千三百里傳聞未確以余未

至善化告病時繫甯遠縣衙謂病痊當坐補原缺  
而不知余已鑄職也一一告之款留兩日口授兒

輩作報書并寄詩一章

我歸別甯遠在苒餘六春  
桑下三宿戀矧百五十句

客從甯遠來訪我湘湖濱  
觀樓述舊事相望雉再  
馴鬱鬱重鬱鬱根凋懷前因  
汲深縷苦短素餐慙  
伐輪拔薤志未逮  
存雨安能均  
郭歐與劉樊樂  
多耆紳西北推  
揚李柏鄭皆嫺  
隣盧王李田蔣東  
南稱俊民早晚  
諷得失惠然偃  
室親尺素久疎闊  
離緒誰爲申  
故人今念我  
我彌媿故人此  
心沾泥  
絮不揚東海塵  
側聞新令尹  
慈惠專撫循  
願言頌  
樂土幸毋褻  
器器化成俗  
愈美熙熙慶  
皇仁  
嗟我困二鬢  
望遠虛殷殷  
瑞元怏怏別去  
余亦憮  
措枕哦此詩  
臨風慨以呻

然竟日虹橋謁選入京附上惺園師書九月歸第

四女同邑國子生於泗堂

學傳

次子

文熊

東鄉何

氏妾有勞于家生女殤年四十餘病歿家長欲爲  
立主難其稱謂介嫻項氏問余可否余曰雜記云  
妾耐於妾祖姑禮得有主今律有女之父妾嫡子  
稱庶母主題先庶母而書嫡子某敬立於旁釋禮  
與律似無不可十月初番銀一圓易制錢一千二  
百文逐日遞減不決旬每圓止直錢八百文紋銀  
一兩直錢一千二三十文米價平減十二月爲族  
節婦李氏立繼李氏者縣學生紫躋天樞妻也年  
二十四無子孀居久欲以夫兄獨子勳嗣夫後堂  
從覲以其子入繼非李所喜悅數年不決今李年

五十二日病走愬於余余爲定議猶有不肯畫押者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奉

上諭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魯國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爲承祧奉養固當案昭穆之序亦宜順孀婦之心所以例載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另立實准乎情理之宜也至獨子雖宗支所係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子豈能視其無後況存者尙可生育而死者應與續延卽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人承兩房宗祀亦未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

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  
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爲愈乎  
嗣後遇有婦婦立繼擇其屬意之人併問之本房  
是否應繼取具合族甘結卽獨子亦准出繼庶窮  
釐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著

爲令欽此欽遵已久因備錄議後敬告族衆乃盡

押除夕得詩志喜連豬祀窟口營營喚看儺翁倚杖行新鞋年華分半刻笑談兒

女守三更屏蘇遜酌嘗偏後景竹連街夢屢驚又是一年微倖過病來何事不關情

三年戊午六十九歲元日試筆書五十六字料峭東風拂面頰

雲漏日歲華新衡門自杜俄三載時憲初開第一  
辰休訝寄生同木偶媿難緘口法金人未容結習

都拋盡天與升平作幸民三日奉惺園師前一年長至後二日

書書曰良月接到惠函肫摯之情溢於楮墨藉稔年兄近遭瘧疾尋已痊止爲慰愚謂此後惟當以靜養爲主濟時利物固是隱願不宜太自勞苦來書所云士習吏治皆實有關世道人心然不得其權不能爲力祇可於相信之人言之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此亦有時運不可強也至云近日風氣經求古義文講金石此各視其學識所至大槩近名之念爲多耳多一分近名之念卽少一分務實之念後生小子能于此處劃開界限心地便另有

一番瀟灑光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喻年兄教  
兒子讀有用書常常提醒自不至爲習俗所移矣  
吉公和平靜正天資粹美南園志行一時罕有其  
匹年兄爲二公所深契大可自驗所學惜乎錢公  
不可作矣其教人讀經史不必寫古字撫古義亦  
是靠實近裏功夫予之所望更欲如斯人者何可  
易得哉愚向屬年兄得暇補郡國利病書細思之  
風氣所趨今古異宜年兄謂必取明人志集補綴  
議論轉不切當不能補亦不必補見解極是二十  
四史同姓名及三史同名錄俾讀史者得資攷訂

是有益書承屬序言，俟病少閒，或可爲之。然愚素不欲以文章自鳴，舊時所作存者，什無二三。偶一覆檢，毫無關於身心性命之學，轉有近於巧言令色之爲。是以輒自焚棄，而不自惜。近日小暇，專溫習經書，從前偶有識記，尙不爲竊見，亦不欲以此傳名。藉以澆灌此心，所見漸覺不同。竟不但以之養心，并可以之養身。春閒再入樞筵，益形竭蹶。長夏，扈從興桓，又以連次陰雨，足疾復發，仰荷聖慈，免在軍機行走。已於七月初旬回京，供職自顧虛糜廩祿，毫無裨補，而急切又不能乞身職，此耿耿



末由自釋近日亦屏絕醫藥老病諒難復元也風便專此佈復並候近好不宜初八日繼坊生第三

子於日爲穀名曰穀兒十一日第五壻歸安孫編

修遲舟

辰東

第三子

憲儀

來贅初遲舟在京師聞

余舉第五女書來請婚不二年遲舟謝世余亦年逾五十今得及見其有家幸也寄荅惺園師書二月虹橋選江西萬載縣請假歸屢問政要余曰素所知者略具臆說最喫緊者莫若官須自做一條自做則勤勤則百弊自絕而欲勤必先寡欲非酒色玩好之足撓其志也讀書甚美事不知所節亦

足廢事昔有鄉先生沈某以名進士令山東潔已自愛僻好八股文日夕不去手而以官中諸事託親友任長隨甚至論文件上官不三年被劾刑移公帑褫職籍先世遺產填補幕年不免飢寒子姪不嗜學者某督之對曰吾家若鄉不讀書做官至今猶可喫安穩飯某嘗舉以語人聞者傳爲談柄夫以學廢事害猶如此況其他乎至麴蘖是耽不惟誤事尤易失言往往得罪上官啟釁僚屬人已次骨已不自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官諸事宜勤而命案尤不可刻緩曷余佐幕主人相驗歸有

疑竇者雖深夜必令覆鞠親於堂後聽之禁押保  
釋鞠訖卽定其應保者必俟取有保狀方寢以免  
羈累三十年藉刑名餬口惟此一念可質鬼神嘗  
勸主人驗畢當在屍場賈取確供非應訊應押者  
當場保釋毋令入城主人以爲難比忝身親覺心  
力所至無不可爲庫項自有司者家用之出入時  
須自檢以防虧損斷不宜任筭鑰於內助蓋閨人  
多不知大體見有餘則增衣飾之華美見不足則  
刻親朋之周卹習華美則不足而亦增之靳周卹  
則有餘而亦刻之其弊也仕則難爲交卸歸則難

對嫻鄰進退維谷可不慎歟四月孫氏女從壻歸  
歸安菱湖鎮七月永州人黃谷如復齋甯遠紳士  
書紆道來訪先是三月聞得李生憲三承綱書無  
從寄荅至是又承來札憲三縣學生丁未余病瘵  
口痢醫者多用涼劑益殆或言生善醫延其切脈  
投以肉桂附子再服卽瘳後體中不佳卽免診視  
逾三年無一語及於私稔其事母篤孝甚敬禮之  
今知余風疾未瘳言脈曷虛寒當重服薄荷桂附  
與樹堂論合可謂真相愛不以違而疎者曾見學  
拍臆說多及甯遠縣書來索贈因并庸訓夢痕錄

貽之八月繼培赴省試是科廣額三十名榜發被

放昨秋謾美堂石柱產五色芝一本層累而上高  
尺許今夏又產一本私冀兒子倖售仍不見收豈  
祇爲被年之鮮歟重陽後病傷風浹兩旬甫能起  
坐樹堂勸服紫團蔓力弗逮也讀查初白慎行敬

業堂集有謝揆副憲惠人漫一斤詩云十金易一  
兩又苦襍廣真投之湯劑中日飲僅數分味其言  
若甚愠然今則漫每株重一錢餘者十金不能易  
二分矣其重二三分者亦非二十七八金不能得  
一錢況一兩耶且有高麗昌平東洋諸產以僞亂

之往歲已卯九月徐頤亭爲余治病前婦拊搯衣  
飾質錢十千易獲一株重一錢一分不過四十年  
價昂若此使初白翁在不知當作何語是月二十  
四五六日早晚六潮西興望京門外沙地約漲十  
餘里視鼎年較遠舟渡甚近行人怵悅十月製衾

吾鄉大儉不具衾城中多用之禮也飾終之典所

以重吾親遺體何敢自儉作生輓詩二章

名種說  
馳逐吾

獨愛吾身七尺全所受明發懷二人迴憶弱冠後  
閱世五十春風披起平地著絮過荆榛舉足防胃  
星耀與刑戮闕衾影踟躕重荷天公仁懸厓勿  
隕墜絕路得通津校網疎不漏幽怨無懷民行年  
近七十就就揀厥真向平婚嫁畢索願亦已伸髮  
膚幸無恙髮減從衣薪去去更何戀敬謝平生親

搏抄聚還散蕭然淨塵根一了便百了未了聽  
子孫此境雖未歷其事可意論筋弛氣不續肌冷  
難再溫安知所由路莽莽山與原號復尚在屋挽  
郎先到門廣柳隨素旄徑去僻故園臨穴送者反  
歸廬自朝昏上界足官府地下多游魂羸紙招何  
處靈光趁風翻及茲杖能起視息猶幸存分甘兼  
童穉絕勝又制輓聯二一曰延喘四年餘不能執  
莫東墻

箸猶可拈豪且任優游自在周身百事備莫謂打  
包終須行脚早拌去住隨緣一曰一了百了笑半  
生西抹東塗此漢於今自了小成大成問何事躬  
行心得爲人至竟無成書室聯一展卷慎毋忘手  
澤傳家最好種心田寢聯一身如未正家難教畫  
有所爲夜更思樹滋堂柱聯二一曰用百倍功行

成名立退一步想心平氣和一曰讀雙節贈言念  
先人清白流芬事事紹聞不易留幾條庸訓願來  
者詩書承學時時聰聽無忘錢南園先生舊贈一  
聯云修身欲到顏曾地奉國唯從官禮書其人其  
書其言皆可矜式勒懸中堂十一月屬畫師王林

一寫靜觀圖小影圖中諸孫環侍自題七絕三首

省識形勞悔故吾頽頽愁見雪盈顛撥支隔歲春  
和景寫入梢寒九九圖繞鄰來回日幾巡分甘  
恰稱自由身橫經撰杖從渠戲都是他年拜像人  
管城到手墨先乾波磔欹斜鉤畫難題字不教  
兒輩代憑鬪腕力異時看余年三十客江蘇始作行看子曰陟

叱望雲圖懷 二母也四十一作題衫圖悼王宜



人也越二年作環碧山房圖記葺故廬銘 祖德

也又二年作硯湖保宅圖誌 二母撫字恩也又

五年作滋蘭圖客中課子也又六年作秋燈校字  
圖時方讀兩唐書也明年將謁選人作藝蘭圖以  
蘭爲女子花寄教子之任於婦也銓得甯遠作望  
衡圖記行也藝苑題詞皆琳琅滿幅將之官作灌  
園圖冀歸田而偕老也度行篋自箴旣還里方出  
示同人均非苟作者今老矣詠萬物靜觀皆自得  
句有槩于中寫此自遣十二月朔 繼坊 以明春將  
赴公車與 培塿 謀預稱七十觴乞葭汀稟命作七

律十章止之花甲周來又九年冬羸旬六歲將遷

風鏡暮景吟豪澀木石餘生藥裏延往事久孤弧

矢志來朝長廢蓼莪篇先嚴忌辰在次日慈幃無復稱

觴慶前二日爲先生母生朝忍見兒曹拜後前最傷心是

脫胞纜人說充間瑞氣來誰分孤生怪祿命翻教

母疾兆胚胎先生母免身卽病脾泄爲終身大患秋風獨活搗

會耐蜀道當歸寄未回聽徹慈烏啼子夜枕函泪

落漬泉臺憶從畫荻話初生夜拆沈沈雞再鳴

香發一枝春信早瑞占三白月華明先生母言余初生前二

日雪是神寒那解因人熱夜息從知到曉清輪與夕月

五陵裘馬客，憐僑驢背氣崢嶸。蓬轉行旂吳楚。

喚看風歸棹，鼠兒半摩挲。長鈇馮驩老，收拾雙鳧。  
葉令旋乙部，鈔成虛點鬼幽堂。營得待求田，枉他  
月且輕題品，錯認頑夫作散仙。幾載繩牀印兩

趺，黑甜鄉外一筇扶。壁魚食息依絳，麥岡鳳飛鳴。  
戀碧梧，淪茗焚香，閒事業。占晴課雨，病工夫。直應  
感謝偏風力，不作兒孫牛馬呼。孤兒苦恃，兩

慈貞塵鞅，勞勞擲，盈私計。歲行憂在，戊何圖吾  
降喜，惟庚田園縱欠。陶元亮婚嫁初完，向子平傳  
食千金，曾未辨分甘。贏得讀書聲。腸肥腦滿，記

吾曾歲月空教馬齒增  
撼樹蚍蜉良獨苦升場傀  
儡總無能非關隸籍希賢聖  
豈但翹車畏友朋誰  
似白楊何祭酒風旛不動續傳燈  
葭汀近構內  
典勸余學佛

尊前愁見綵衣新  
可是桑鳩養未均  
扶杖影隨憐  
少子問安書  
杳念游人  
不得壩  
歌闌欲作收場勢  
毋消息

棊劫偏饒未了因  
苦憶  
慈顏親握算  
爲兒添得  
幾回春  
詳前錄丙午  
歸舟紀夢  
蜩廬近市靜  
觀宜門外風

唉了不知舉案人  
能同淡泊作翁事  
早慣龔癡客  
寬禮數科頭見  
詩嬾推敲脫口爲  
東海笑吾干甚  
事  
長塵莫記下簪時  
清白遺安是素衷  
卅年齒

冷送韓窮鷲飛弋盼虛弦下瓶罄炊難巧婦工湯  
餅揆支真作劇搏沙參透愛談空何如預節賓筵  
費畱待他年好飾終然已聞之嫺友屆期多蒙惠  
顧少時同學惟鄭觀瞻白頭相向餘皆中年後新  
相知者轉增太息仿少陵同谷七歌作古詩七章  
父今母兮空悵望兒天獨虧兒薄相老來得健慈  
鞠恩負伏迎偃記相傍硯畝稅入飽妻孥黍馨知  
否達幽壙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寒雲滂漉雪欲來  
有姊篤老有妹貧子賢不肖安能均異縣消息  
雨天絕同氣相命惟三人觥籌交錯萍梗合雲際  
嗷雁悲離羣嗚呼二歌兮歌始放縮地無方重悒  
快長女冰霜姿青春鬢髮甘如飴鬼車號  
且訓孤視諸孤羸弱臣叔癡年未五十喪且病于  
龜目眠門戶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鏡中白盡殘  
鬢髮天涯投分無黃金雲泥難計升與沈獨前

種社懶齒絃萬里憂患關一心乍彈指頃傷宿草  
夢魂是處勞追尋嗚呼四歌兮歌四奏孤影凄清  
坐寒漏還白衣轉睫蒼狗幻燕蝠啾啾競昏旦須  
輿行百里程九十半嗚呼五歌兮歌正長舉頭欲  
問天茫茫腰頭重行欲跋斜日沈沈影西墜  
老信頻催知幾時蛇傷鼠齧無不可人力便許榮  
唐花天心可能慙碩果嗚呼六歌兮歌思遲虛聞  
逸少金堂芝庭前舞裏何煌煌中尉新婦調羹  
湯祝椒客來多不速斗酒幸有山妻藏爰居海上  
鐘鼓震小樓兀坐悶陪香嗚呼七  
歌兮悄終曲熬砂蒸飯甚時熟  
初收天氣和燠諺言生朝陰晴可占來歲休咎然  
癸卯余客杭州十三日晝暄夜月衣緇袍汗下十  
四日雞初鳴烈風自北來屋瓦南飛侵晨昏曠辰  
已聞迅雷震遠近繼以驟雪亭午積地盈尺奇冷

重裘肌粟纍纍已而斜日照東楹月朗如秋一日而寒暑備歷次年游蹤無恙也十五日大雪友人丁菊山治歸自京師奉惺圓師冬至月十日書書云春間接到年兄正月廿五日所寄書以春夏之交爲幼子次孫連舉兩姻意緒繁擾六七月閒又以雨多腿疾復發懶于搦筆是以未卽具覆茲丁年兄來京又接夏閒一書殷殷關念感切感切愚年來不服藥餌頗得調息之益脾胃中祇命受穀麥隋蔬氣味精神轉覺清健惟夜閒儘可安睡十餘刻過子刻再不能熟寢此亦氣血之故然亦無

大害事一燈熒熒問已並無希冀分外以致輾轉不能成寐此則可自信者耳目不致聾曠牙齒一無動搖以七十四歲之人尙能如此初念亦不料及夫婦齊眉四子七孫又何不足耶至於家口累多終年累責此則命運使然人乎何尤惟慮不能固窮爲同人減色耳川楚賊氛尙未勦滅

至尊宵旰焦勞非臣子可以息肩之候惟累責度日不免貪位苟祿之請亦不必見諒於人也年兄前書言每日讀論語數篇甚好經歷世事久讀論語更是一番見解愚年來溫習論語省悟得自己多少



過失至來書謂三代以下人才惟郭汾陽庶幾近之宋儒講學猶未能盡到云云愚謂此等議論且勿輕易恐是自家學識尙未到至謂天分過人以學力充之固是然天分過人者有幾畢竟還是學力切實無弊孔子生知之聖猶曰好古敏求其下者又何如致力可知矣元史字音參差表傳歧異處年兄能校錄一過有裨於學者匪淺此卽靜養之功也先儒曰動亦定靜亦定要在收拾此心不至入於他途得靜中趣味矣道里遙遠無緣一晤接讀來書不啻覩面何遠之有天下惟覩面殊心

者乃真遠耳手顛不能多及此覆並候近佳不既  
書後蓋葆淳圖章面籤題葆淳手緘知吾師又號  
葆淳也是年夏秋雨暘時若欣卜大有八月朔至  
七日熱過中伏初八日微雨次日復炎曦如暑直  
至二十三日後始漸涼木棉花及田禾皆生蟲賊  
東鄉尤甚秋成多歉然亦閒有大稔者數畝中豐  
儉懸殊說者謂昨年之被淹補種則壅能肥者息  
阜利在上農今年之因熱生蟲則糞不足者坐享  
利在下農又非常理可槩矣縣俗持服之家年終  
奉像几圍布素亦有用綺錦者穀陸方宅母憂言

禮及之余曰逝者無服似宜從吉歲祀竈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殺品葷素各處不同次槩自治其先世主饋之風後二三日祀神曰年福報歲貺也亦曰春福祈來歲也卽古蜡祭城中以道士讀祝疏吾鄉率子弟行禮而已雖城居仍遵祖例余十二三歲 二母先一夕命沐浴齋誠雞再踞起牲餼果品 二母手自潔治年二十授室猶不令新婦代勞祀畢資抱兒嫂兆宜男之慶以承神惠家雖貧熙熙然樂也 二母相繼棄養每念及輒不自怡病四年不得承祀聞爆竹聲益無以爲懷

除日廿初一刻立春天氣晴和分歲口占三絕句

示兒輩

商陸類添細細黑辛盤生菜口餘芥深宵陡覺冬寒減占得春光已一分肉味經

年了不知齒牙脫盡輟庖宜慙教諸婦多論性自奉豐於奉母時愛說增年是老人兒曹莫謝

歲華新流光瞥眼誰能督學歲試彙例二月出巡駐珍重分陰策致身

首甯波次及吾郡吳稷堂先生省蘭由典試爲學

政十一月初旬卽試甯波繼台州十二月二十二

日案臨吾郡應試生童在郡度歲相傳雍正初年

茶陵彭公

維新

督學時臘杪臨郡至次年開篆方

試今封篆期內試不輟創舉也

四年己未七十歲正月初一日晨起天晴試筆作小真

書竟能成字得七律四首示兒輩

萬里驚濤傍岸舟居然七十見

平頭行年未必古稀得習蠟真應今病休一畝宮

安城市隱五車書豫子孫謀更無餘事紫心曲鎮

日消渠茗半甌丹鳳銜書出帝京晴雲瑞霧滿

山城科名已付兒曹事聞望何如鄉曲英人遇新

年先賀喜天雷老眼待觀成茹蒙笑作塗鴉狀合

譜昇平雅頌聲獨病悔覓艾三年粗解神閒氣

白全去日苦多來日少飢時喫飯困時眠呼童展

席長枯坐愛客談空漸悟禪憑仗東風春借色藥

鑪不費杖頭錢笑看椒觴一再行吾衰可稱頌

長庚壓肩裘敝猶嫌重移步筇撐過慮頽漸悟色

空空五蘊應無煩惱三彭隨緣作書答葆淳師

便是延齡訣新換頭銜壽者氓

略曰同里丁治歸齋示手書讀至天下惟觀面珠

心者乃真遠耳二語不覺泣然已而破涕爲歡性

情感泱言不能宣某氣質粗浮自辛丑壬寅常侍

左右稍知變化之理恨無涵養靜功未有進境前  
論宋儒深慙鹵莽往讀諸史總從事蹟上攷證得  
失比濫四子書方知事蹟自有本原宋儒全從誠  
敬著力所以顛晦窮通無入不得某歸於論語懷  
刑以約兩言孟子守身一言時時畱心體貼然止  
就形迹用功苟可罹刑失身者斷斷不爲而反已  
修道之實會未講求自得吾師道義廉恥之論始  
識守身門徑因思不能習靜只是見理不真認不  
定一位字思常出位學無把握數十年來時過增  
悔事過增尤老大無成職是之故前在楚中補撫

軍有汪某欲爲自了漢之目某深自幸蓋天下惟  
處瘠者易了處膏卽不得了亘古以來悲天憫人  
者不忍了求田問舍者不肯了忘已徇物者不知  
了無不忍之本領而省識不肯之滯不屑不知之  
愚則斤斤自了尙近下學實地工夫持此一念已  
歷十餘年冀能不踰素位或可得吾師所云靜中  
之趣味與惻心不動清靜無爲者有別矣某病四  
年日以讀史自課親故來候均無詭談譎語閒及  
人事則言惠迪從逆之常餘慶餘殃之變聞者頗  
不以爲非昏定著枕卽睡子後有時轉側冬夜醒

二三次皆默背四子書及性理數葉或十數葉觸處尋繹義蘊便穩睡達曙蓋從前有想有因夢魂顛倒寐不甯貼自習經書神清氣定夢雖不免而境界少安特風不可犯此是氣虧所致無可如何舊苦出位之思不能收拾因專校全史姓氏一家其功雖無關性命而攷覈異同一字不敢放過實藉爲治心之學廿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草槩粗定遼金元三史名易混淆某又錄三史同名二十二卷上年以元史繁複擬爲本證一書尙未輟功謹錄自序兩篇呈請誨定至某歸里後卽授



家事於五男次三兩男分居鄉間老屋長四五三  
男隨某城居薄田將近百畝皆幕脩所積畱奉先  
人歲事外各分授不及十畝城中住屋幸籍官贏  
某夫婦受三房輪膳一應門僕一藝圃傭一供役  
婢俱從食焉某素不食肉飲酒家人亦久習淡泊  
蔬腐卵蝦力猶可給壯者各聽謀生少者不能不  
爲經理現今孫男七人五已就傅孫女八人長次  
及笄書韻機聲怡然足樂命數修短久無罣礙丁  
生言吾師詢某度日情形至於再三謹陳梗槩倘  
蒙師庇懸喘一日則受 朝廷一日之豢養勵學

人一日之修爲桑榆短景其志如此四年不能正  
書元旦試一爲之猶可辨識不揣冒昧親書此粟  
區區依慕之誠委非篇幅可竟惟吾師憫而察之  
恕其不恭幸甚幸甚 繼坊將赴禮部試以余病未

愈不忍卽別勉以及時自効十一日俶裝書七律

示之

臨分絮語燭花紅四世箕裘先汝躬日月光  
華依北闕文章聲價重南宮懸弧壯志從

移孝束髮初基記教忠檢點行  
囊雙節傳清芬莫負舊家風二十四日晚縣尊

傳知初三日

太上皇帝龍馭上賓次早祇園寺公所哭臨 輝祖 以痺廢  
不能匍匐盡哀五中摧裂二十五日率家人縞素

午後啖喘大作夜不成寐遂病卧至二月初八日  
始扶杖強起方校補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恐  
難卒業繼培力請代勞檢各彙畀之三月初十日

赴故里拜歸先塋自巾偏風久未上冢恐衰邁日  
甚春氣暄和勉至 曾祖 祖兩代墓前瞻仰兩

兒左右掖不能登岸舟中俯伏訖難成禮 先考

墓竟不能到四月孫氏女歸甯姑喪未期簪環傅

粉衣裙元綺履月白布疑以余老病避忌問之家

居常然甚非之余舊游吳興見士人持服者衣元

布何於婦女獨異命女去飾易服以存禮意吾邑

男婦居喪三年皆純素揆親則蒙元鈕用骨履素如常婦女簪不金銀耳不環面不粉持服必周三  
年律應起復者二十七月遵例呈官居家常服仍  
皆用元布女既嫁服父母喪踰期不衣襍練曰除  
紅斷綠雖告以禮律習不可移是過也然較之湖  
俗未可厚非吾家 二母終身不傅粉是以前婦  
來歸逾兩月卽不簪花去脂粉今婦亦然兒婦五  
人遂無不然非寶祭不盛飾蓋習貫自然果傳爲  
家風亦幸事矣 繼坊 下第五月寄回葆瀆師四月  
望日荅書書曰令郎至都接到新正手書纏綿周

華可勝感泐年兄親寫長札數千言雖云右手右足微腫可知精神復舊愚則竟不能矣年兄以佐幕束脩及爲令廉俸所積置有薄產僅供饋粥今聞去官後士民尚不能忘可以無媿此生至讀論語解懷州以約二語讀孟子解守身一語反身切已工夫卽是素位門徑卽是主靜根基夜閒得穩睡便是效驗遼金元三史同名攷訂非易年兄得成是書又爲元史本證甚有益於學者不可云讀書末節自序二篇講得極有關係從前不爲作序者實未用功於此不敢強作解事也愚近作甚健

現充恭理

喪儀每日卯出申歸頗不覺勞近復充

實錄館總裁一切尙可支持惟年逾懸車戀棧之譏不能

不過慮耳令郎春闈未捷當亦有時命焉此覆並

候近佳諸惟珍重不宜湯敦甫

敦山更號

選庶吉士吾

邑人國朝館選四人西河以博學鴻詞入嘉慶

丙辰陸君平泉

以莊

陸君鄰仙

泌

今敦甫繼之兩

科連得三人士氣蔚興可喜接

繼坊

四月二十六

日信手書荅之書曰四月二十外知汝下第旋聞

開科之信月二日卽寄書令汝覓館留京來信甚

愜吾意新榜多知名士汝之不預宜也急宜媿奮  
力學吾嘗言學人可以自爲者惟讀書寫字二事  
功候既到得失有命況苦心不負終必得之其不  
得者畢竟功不到也見汝與培書謂人生須有生  
計方可兼圖進取目下生計艱難不可專靠免圖  
冊子此是近日識解進境儒以治生爲本古有明  
訓至云進退維谷功名念灰此則大謬古來端人  
傑士無不從困頓中磨鍊出來無暇遠引卽吾契  
好如邵二雲學士孫遲舟太史沈青齋觀察皆備  
歷艱難而後得成學問得有遇合立身樹品處處

站得穩處。向使吾席豐履厚。恐亦悠悠忽忽。不能  
耐苦提心。汝不辛少值順境。又微俸早貢於鄉。吾  
望汝專心儒業。不督汝以世務。汝遂易視成名。學  
鮮精進。是吾之過也。汝年三十有八。婚嫁漸起。吾  
既力不能顧。無怪汝之長慮。然吾二十八歲時。尚  
未鄉薦。兩間半老屋外。一無長物。專憑筆耒。所入  
資給事畜。而且先人諸事未完。視汝現在光景  
何如。而吾未嘗愁苦者。信先德所鍾。必不至飢寒  
終困。惟豎起脊骨。務本做人。竟邀天庇。吾於先  
世事一一做好。卽吾夫婦身後。一切亦具有條理。



不致重爲汝累。夫聰聽祖考彝訓，思貽父母令名，爲先人子孫事也。遺安遺清白，爲一身子孫計也。未遇而憂貧，得時而躁進，無論所求未必能遂，卽幸遂必玷先德，貽後患。故士人行己，寧爲小人譏笑，毋爲君子輕薄。吾一生用力立志如此。幕脩刑名最重，吾幕食三十餘年，何敢爲過橋拆橋之語。然諺言刑名喫兒孫飯，吾母嘗不許，吾立誓入幕盡心力爲之。如非義財，祀吾父，不享及不長子孫者，必不敢入。蒙故游幕以來，必誠必慎，念念以百姓爲事，怨勞不辭。汝隨吾讀書十年，眼見耳

聞同事諸君才多勝吾誠慎似少不及甚有數年  
閒家卽饒裕不數年而或老病死亡或嗣絕家破  
吾目見而心懼焉所以庸訓中不願吾子孫更習  
此事汝念及此亦非得已此事近來多無眞實根  
抵文義明析學之不難先須心術端正操守慎潔  
講律例以樞其本閱京報以達其宜習批詞以治  
下辨讞斷以申上不過潛心一年便優爲之所慮  
者知法而不通乎法之神明則諺所云依律法打  
殺者造孽已多更不在心之不正守之不嚴故可  
危也萬一爲之則佐治藥言不可不條條玩釋刻

刻念先世積累。不可及身而漸。可以糊口。可以立身。可以成家。公餘仍須不廢故業。爲進取張本。此數語是吾數十年實功。汝當切記勿忘。汝丙辰南還。既因吾病。不忍遠離。授徒兩年。毫無裨益。今吾已成貞疾。歷年交夏。飯食遞減。今年從三月起。却每日藥兩盃。飯六盃。只是杖履不便。而右手轉能作字。勝於往時。當是延年之兆。卽或不然。齒臻七十。尚何奢望。有子有孫。光景甚不寂寞。正不必汝之日在細前。人生非糜鹿。安得長相聚。萬勿以吾爲念。汝母近亦平善。舉家大小皆安。毋庸掛懷。惟

憂用老。況在遠客。努力安命。修德不必懸憂。且憂亦何補於貧耶。切囑切囑。舍館若定。卽從古梅兒處寄吾得知。亦省牽繫也。六月初四日得敦甫書。問立身之本爲學之要。余雅重敦甫植品語多誠。勉敦甫不以爲惡。書情獨見懇摯。因荅以行已須認定路頭。腳踏實地。事事存誠。務本不從顯晦著想。則充之可爲醇儒。約之亦成端士。至玉堂儲才爲異日。國家倚畀。學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經大法。及古今事勢異宜之故。皆須一一體究。勿以詞章角勝。無益之書。不妨少讀。吾鄉魏文靖之

勳德自遠在毛西河文章上也手書數百言貽之  
七月初二日吾里暴風陡作屋瓦齊飛雙節坊烏  
頭推動四柱欲倒當坊初建時余客烏程倚人董  
理觀者皆謂地偏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  
降此戾原址既萬萬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  
商之葭汀於西興道上購址移建繼培校覈三史  
同名證誤存疑小變原例增益幾倍裁并較錄爲  
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繼坊佐友倅廣東肇慶便  
道歸省閱邸抄有儒臣勤匪不力獲咎者

至尊俯鑒書生未嫻軍旅加

方輿紀要以周知古今治理之大勢才識苟裕窮  
達咸宜八比文試體詩臺閣字雖未能資以壽世  
然出身之所藉手斷不可荒若夫纂輯逸書攷證  
古義搜採金石講求音律上而上智軼材早躋清  
華用式後學下而宿儒居士自安韋布借著聲聞  
有暇日者固優爲之要非舉業家先務中人之質  
精力有限學其所不必學勢不能學其所必當學  
而總歸不學無術吾身歷而知有不勝追悔者願  
汝曹戒之勉之七月初二日暴風從東南來高樹  
皆折屋瓦紛紛飛墜雨雹大如雞卵或見龍從空

中過大義里雙節坊烏頭推動四柱欹側當坊初  
建時余客烏程倩人董理比歸坊已成嘗慮地偪  
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降此戾原址萬萬  
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商之葭汀於西興道

上購址移建

繼培

校覈三史同名增益幾倍并敘

錄爲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

繼坊

佐友倅廣東肇

慶便道歸省戚友來多言近苦盜賊肆橫瀕江郭  
家埠尤爲盜窟皆赦回舊犯莫敢誰何余校元史  
讀張養浩傳至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  
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旣加之以刑猶以盜

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戒曰毋負張公竊嘆盜之可格今盜亦猶是民也貪黷忿爭自干法紀或遠戍累歲或配卹充徒得遇赦放免不止罷朔望參也而無良至是豈怙惡不悛其天性然歟抑有司之不能宣

上德化無以感之而赦非善人之福歟八月間督學將於來春科試吾郡令

繼培

專溫經書仍取元史本

證自訂得山東孫西林方伯公子

若伊

書公子與

弟若葵子樹穀

並爲諸生兄弟有子五人已得四

孫公與余交甚摯嘗和獨吟草四十首獎愛不啻



口出已丑北上主公寓廬歡然不知身之在客也

藩浙時屢招入幕固辭

詳前錄

及卒余屬二雲爲狀

二雲徵公家世及居官政蹟時長公子北還餘皆幼未有以應也余見公治官書夜輒達旦不自覺勞勩所至奉爲神明久而彌見愛戴每欲訪求行事爲之排纂然卒莫能道其詳者竊傷公之大德不傳於後今孫曾林立能世先業公固不死矣書芻言九則上葆瀆師略曰五月望日讀手諭敬稔起居安健深戀縈慕私忱六月二十一日兒子繼坊回里備述吾師氣體充腴精神強固益信天之

祥

國祐民所以福大賢而庇時事者未有艾也春日至今屢讀邸鈔欽惟

聖天子刑賞舉措動愜輿情如天之仁涵濡怙冒海隅蒼生額手感頌遙想

殿陛之間明良襄贊不但吾師道可竟行凡名公鉅卿之純正不偏者皆能密陳持久之箴時進貞恒之頌下至草澤狂愚干

嚴瀆冒

曲予優容不加罪譴此自設軫懸鐸以來實所僅見

某病廢累年竟得躬逢盛事自問餘生尤深萬幸  
伏念吾師荷

聖主之知遇至優極渥凝堦仰望積久彌殷際可言之  
時居得爲之位誠信既孚於

當亡矜式復決於羣僚當無虞擊之肘者而某受吾師  
教誨迺越尋常懸揣政府謨猷固非草茅所能窺  
測區區之見竊以爲

聖政維新源清本正直省大吏知皆廉正自持莠柄臣  
秉國以來元氣日清求治於今必得學識能通經  
遠措才畧能整綱肅紀者經營調劑威德兼施方

可力挽頽風漸臻上理如僅以含宏養度介節鳴  
廉恐大廉而未必小法積重之勢斷難違反吾師  
澄觀已久當世賢豪盡歸藻鑑某嘗讀前史每見  
功名之士多喜事而不盡解事能解事矣又往往  
身家計重轉至避事故得解事而肯任事者任之  
事始有濟相臣之道莫要於薦賢望吾師以能愛  
能惡之仁密爲推舉庶天下蒙徧德之休而

國家收得人之效稔思政紀大端約有九事非敢爲  
出位之思妄獻芻蕘而寤寐耿耿無能自釋且日  
者謂某歲行在申當有大限桑榆迫促又恐將來

未必能申稟啟及今尙有一隙微明用敢不揣冒昧擬劾捧土益岱之勞謬竭愚誠以報知己臆見淺率不知可備採擇于萬一否近日握管其難力疾書此另摺繁冗不能手錄令幼男代繕不敢令外人見也筆畫陋劣統惟鑒察得銅仁劉仙圃三月六日書知前以平苗功蒙

賜花翎俸滿已奉部行調因軍需報銷未竣尙畱黔

中九月 繼坊 赴廣東得湖南友人書知湘陰曾洞

莊師次子 輝越 中式戊午鄉試舉人余戊申分校

薦士也其弟 遇唐 戊申中副貢生十月十五日予

夜

繼培

次子生枕上口占四詩

乍聽嗶嗶第一聲  
閨人傳說相豐盈

興門期遠吾難待會見呼翁捧杖行  
巷柝丁丁

雞未鳴霜天夜氣似秋清良辰記取初冬暖  
姪御

纔西魄正盈  
呱泣聲連比舍嬰一嬰猶乳一嬰

生老懷占喜無多事來歲丁添嬰又兄  
三世伶

竹一線身貞心裕後  
兩慈親兒昔先生母病

名他日通詞苑雙節曾孫第七人  
泣而對曰吾汪氏遷祖至

亟慮誤  
輝祖

今六百年未有甲第兒不肖素未計及科名誓遵

母命從此專治舉業逢場必到死而後已子孫

有志讀書者必道之學令其應試恃吾  
母節孝

後人理當受祐  
母微點額已不能再出辭矣服

除自刻私印文曰雙節母兒  
續坊充博士弟子以

雙節長孫一石授之

繼培

入學授以雙節第四孫

一石並命兒輩有業儒者自曾元遠雲仍皆以雙節第幾世第幾孫爲圖章故結句云爾彌月文葆相見眉目疎朗咳名芝生右拇枝指亦可曰枝生異時就塾當以世錦名之實齋作七徵一篇先期

寄壽錢塘潘侍御德園

庭筠

過訪款敘兩日述官

中書侍武進劉文定公言及隸篆書公曰君當作眞書爲進 奏之用分草隸篆徒資人驅使韓昌黎所謂可憐無益費精神也曩聞番禺莊滋圃先生有恭任江浙巡撫日以作眞書爲曉課葆涓師

在浙每晨起書真體百字方理他事嘗語某吾前

督闕學疾作屬人書 奏摺奉

至尊訓誥故不敢一日曠功文定公篤論聞者皆當書  
紳自勸也十二月初三日重建雙節坊成敬告

先靈因樹碑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題曰

欽旌汪氏雙節坊故址嘉慶四年十二月移建縣治西

門外官道用誌厥初云浙西知交有惠生日詩并

訂杜顧者作七律六首答謝

萬方遐密未忘憂忍  
記鮑生七十周春酒

何須蛇畫足嘉賓應笑雉藏頭閒從病乞容容福

老更寒催旋族休添得新愁南海路白雲飛處日

疑眸 慙媿貽箋章表民卅年後似再生身授書

莫副丸熊志鳴杼終辜織素人相伴梅花寒徹骨



獨依黍谷暖回春可堪此景長追憶一讀高文一  
槍神輝芸纏結舊因緣充棟書消日幾篇臂苦  
不仁難使指魚終未得忍忘筌別淮細辨呼兒證  
甲乙粗分倩客編倘問今年六時課差同博奕號  
猶賢少年家落老垂成漫計餘齡作廢生躍鼠  
飲河將滿腹白鷗戲海待尋盟許酬弓冶傳經志  
綽有斑烏繞郭行容易龍鍾親見得敢繳天幸忘  
持盈大千世界一蓬廬根偶塵緣莫問渠醫說  
精神湮未減我知廢理已全疎春聲互荅欣秋稔  
藥債頻徵怯茂除吸罷梳翎憐病鶴負暄懶更檢  
方書稠疊瑤章念軸適仲古井欲生波山中  
風吼松濤震海上樓驚蜃市過六月虎頭方授鉞  
兩川螳臂盼船戈春來八表是歲早晚二穀皆豐  
初聞一聽賦還歸約和歌

登米價銀直俱與前年相仿惟市錢更襍縣城及  
南鄉并近城之東鄉交易用市錢一百文抵制錢  
九十五文極東各鄉至紹興郡城則抵九十文名

制錢曰九折錢頗省選換之煩然東鄉人齋制錢  
入縣城行使不免虧折縣城番銀一圓直制錢八  
百四十或四十五文市錢則八百七十八十文不  
等亦與東鄉懸殊食用百物俱比往歲更昂余少  
聞故老言中人家有田百畝便可度日爾時上  
田不過畝直銀十三四兩每兩作制錢七百文或  
七百四五十文計田一畝止錢十千餘文今上田  
畝直制錢三十五六千文有增至四十千者東鄉  
較賤然亦自二十七千至三十千文里人多瘠  
其田半鬻於杭人佃戶利種杭田可減租額故近

年租入較紬田百畝計歲得租米一百餘石頗襍  
糝和水斗止直錢一百七八十文條銀南米約費  
二十石之直十餘口之戶支給不易況不能百畝  
者乎余嘗語親友誨子弟雖有恒產當有恒業苟  
無恒業必無恒心設無恒心終無恒產存恒心而  
無恒產者尙可以生有恒產而無恒心者必至於  
死人生在勤今尤爲不習勤者危也溫州甯波二  
府沿海各縣四五年來常爲艇匪所擾艇匪多屬  
安南人爲粵東閩海盜每夏月乘南風由閩粵來  
浙僞張旗號遇商船劫而繫之量其貨之貴賤贏

紬縱本人到家取番銀或一千圓或二千圓依期  
赴贖官軍勦逐亦有被獲伏誅者然未足禡其魄  
也北風作則南去往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海中安  
戢今年商船不敢出洋無貨可劫匪多留而不去  
故六七月制府中堂書公麟與撫軍玉公德在溫  
州督捕十一月復擾甯波玉公已署制府又往督  
巡前者止擾溫境今及甯波吾紹與甯界毗連說  
者謂山陰之白洋等處偏海而居前明倭寇可到  
者勢恐游及余則謂清水灣距白洋不過五六十  
里亦爲吾邑之患清水灣者管隸海甯而地在海

南雷山青龍山之內寶與山陰蕭山沙地緊接距  
北海塘數十里乃海潮衝刷之溝深不可涉惟一  
處最淺土人可通往來葢草爲屋特爲匪藪凡梟  
販賊盜及餘姚上虞無藉之徒曷佃沙地而近失  
業者附焉數月閒蔓引爬延叢集數百人各以渾  
名相呼如闖王阿三後改名昌阿三羅成阿二後改名成阿二之  
類出必挾刀自衛夜則行劫人莫敢搜號其處爲  
小梁山知者深以爲憂會前督學阮公元以戶部  
侍郎巡撫浙江下車數日卽訪確匪踪密飭杭紹  
二府名捕究鞠黨羽多皆冬月劫案正犯從此剪

枝拔本當無後患又密遣幹員捕獲楊家浜積匪  
韓求各盜畏避居人行舟均慶甯謐矣甯山與蕭  
山相近舊在海北故隸海甯管轄今漲在南沙赭  
山巡檢司屬於海甯而所轄沙地皆在山陰蕭山  
海甯既苦鞭長山蕭復同隔膜歲癸巳余佐幕海  
甯以提犯徵糧率多周折遇有人命及鬪毆傷重  
者風色不利印官必紆道杭蕭查驗動輒稽延謬  
議改隸山蕭且沙民獷悍械鬪相仍巡檢權輕不  
能彈壓海甯勒捕則散竄山蕭境內輾轉關提狡  
避詭脫似非治道因思紹郡海防同知素駐梁通

今久在郡城任輕事簡請改爲南海防同知移駐  
赭山屬主人劉仙圃面稟撫軍熊公奉諭補稟商  
辦迨稟上未聞可否今小梁山之名倘聞諸當事  
或當有以慮其後乎吾郡倉穀舊赴外江採買丁  
亥丙子間始買自本境今秋欽奉

上諭買補倉穀在豐稔鄰縣案照時價公平採辦不許  
向本地派買近完條銀每錢折制錢一百八九十  
文冬月又奉

上諭條銀一項例應民間自封投櫃其鄉民間有折交  
錢文者若竟行禁止恐小民不諳銀色反受胥吏

愚弄各督撫務於開徵之先案照時價核定折銀  
上庫之數每兩征大錢若干文出示曉諭聽民自  
便毋許絲毫浮收仰見

聖天子體卹民隱洞鑒幽微吾邑額徵條銀躉至次年  
五月地丁奏銷絕戶間有尾欠其有著之產從無  
梗延近年追呼星急上中各戶率于三四月間全  
完五月通邑額徵卽完至八九分乃二月開徵旬  
口圖差地保卽將鄉居孤寡及樸愿中戶代爲足  
額全完向本戶每銀一錢索大錢二百三四五十  
文不等定數出示



仁政先周無告矣南米例至八月開徵今則三四月間  
差保亦爲墊納每升索價六七十文至八九十文  
往歲丙辰上米斗直錢三百三四十文故倉書折  
收南米升五六十文今可上倉之米斗直一百九  
十至二百文而折轉加增升至五十餘文尙云賠  
累至銀米印串舊時每張給錢三文癸丑縣尊陸  
公德燦請鈐府印加費七文今府不蓋印而十文  
轉難再減似亦不能無望于愛民者之建白也山  
陰孫氏仲姊卒姊長余六歲 先生母嘗言某嬰  
孩時姊護視周謹恩誼尤摯秋初病瘧余往省視

姊甚歡未半年遽成永訣

繼塚同坊

婦送斂歸述

繼英

遵母命不用僧尼樂人帷堂肅然治斂唯謹

往見親友斂時梵誦鼓吹閒裸孝子舂屬耳目紛

撓余素嫉之今

塚

等眼見吾姊之事

繼英

事母非

儉於財者此事愈徵其孝他日兒輩當如

繼英

之

不爲俗尙所惑吾庶安焉二十二日奉葆瀆師十

一月初八日書書云九月十九日接年兄手書及

言事一招皆切當今急務本欲呈諸

至尊立見施行旣而思之其中五六事皆曾略陳其概

而愚之意總以平賊爲急是以自正月以來或進

芻言或蒙

召見多言兵事無如謀迂計拙未能裨補萬一此時方以戀棧爲羞竟有無暇他及之勢然年兄一番忠愛之誠

天日可鑒愚終不敢隱匿也年兄所書稟函尙有氣力天佑善人氣數未可盡信惟冀善自保養倘更有可以助愚者不妨令郎代書字之工拙有何關係賤體粗安足疾亦竟全愈惟精神漸衰家運多乖正月開長媳病故八月次子又以解血而亡心緒甚爲不佳然且晚惟盼賊氛淨掃愚之一身何足重輕

草木同腐由于材質自顧亦無足惜也此覆並候  
近佳不宜狂瞽之言竟蒙鑒納川自慰幸冬暖無  
雪除日微霰見雪花數片午後嚴寒氣逼重裘硯  
冰不能作字余少稟二母訓家非賓祭無特殺  
雞鳧之事佐幕服官不逾此素丙辰病少瘳思啖  
雞臙臙羹諸婦常以充庖未及一月惻然誠止是  
夕家讎約數家常自城居以來賓至市熟於肆不  
煩宰殺然終年祀先而外合坊培塿三房祀神度  
節及嫗友贈荅歲用雞臙五十餘隻奉膳之數約  
亦如之鄉居墟塿兩房雖不祀先輪餐計度節祀

神餽戚亦非四十餘隻不可視兒曹未析居時費過四倍大虧好生之德救諸婦開年治膳急當止殺往年十歲時是日奉直公爲叔父債累昏

定始孳

輝祖

詣店薙髮比歸鄰皆閉戶二十二歲

爲童子師分歲後束脯方至急償米欠復賒斗米度歲慨然知授徒之不足爲養次年辭館習幕今吾父見背六十年二母亦棄養三四十一年米

薪粗給幸免假貸拜瞻先像不覺淚下作五古一

首示

培塚

兩兒及諸孫之漸解事者

歲事今告備我心忽煩憂

過荷高厚德食肉衣重裘粟棗先幼穉魚菽從婦謀吾衰縱日甚居養安日周借問何以致先人餘

慶優藝黍秋不及厥後盈車餉仰事一無  
逮忝生空白頭此意誰解議展像涕泗流

五年庚申七十一歲元日曉起同雲四散須臾復合日

占七絕四首

八表初開第一朝  
芻尼音好不嫌覺  
便教跳得猴圈過  
離祝福細聽在聽  
聽

神故容都居應號萬寮起聽兒童話曉晴晨光  
欲上雨雲生瀟豪待寫椒花頌呵凍難融字未成

兒披孫扶拜起遲年年勉肅祀先儀朝來陡覺  
腰難折喘息頻調坐嬾移賴得梅花伴草廬幽

山香恰稱野人居蟻均久斷手書蒼葆滄師初三日  
山中夢師友纏綿索報書

夕大雪十一日立春先兩日晝夜雨是日甲子幸

晴霽十五日黃昏大雪次日晨起平地深二尺至

十八日晡時園中積幾四尺耄耋之人詫爲創見

比晚月出甚皎命兒輩扶掖登樓遠眺不見城闕

舍宇雪月連天眞爲奇觀三月

穀見

彥學使劉信

芳先生

銀之科試

繼培

倖充辛酉科拔貢生彙例

選拔科試時每學止取一人如本科鄉試中式不

復選補已酉科學使朱石君先生

珪

於正貢外取

備貢二人首名獲雋卽以次升充劉公遂沿此例

吾邑

繼培

居首次盛君蘆汀

唐

次來君劍城

煥大

君子憐才之意先後如一也上年

恩諭完納錢糧照依時價大意二月發示鄉民未見是

時庫銀一錢直制錢一百八文而櫃書銀匠收尙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問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費傾鎔火工等項每銀一錢收制錢一百三十六

文串票每張五文差保代墊當堂諭禁與情歡怵

不兩旬而完額九分有延至八月後者又增收至一百五六十文不等串票仍

每張四月繼坊自粵東歸聞葆瀆師患痢寄書問

安二十八日繼坊四子生足娛吾老也名曰娛兒

今名旋聞右手駢拇又令呼駢兒娛生後芝生五

月駢拇枝指聚於一門作七絕一首誌之不信蒙

言駢枝真箇弟承昆憑渠啼五月在心客平湖歸

笑堪娛老知更餘年見幾孫云前言乍浦奉叔生像者今復過其家主人高丈

已歿家人禮像如故詢之曰乾隆二十八年吾父



為怨家陷入命案官驗時適他出官諭補提旬日  
 後竟不被傳偵問承行吏知令叔在幕中屢抹稟  
 不行官曲從之吾父感不去心嘗言徵汪公吾身  
 受刑家必破後於襖背舖見令叔小像倩人摹瘞  
 供奉十年前吾父問令叔出仕子亦發科喜告家  
 人謂天道報善不爽請誠某等勿忘我以叔近狀  
 語之其家歡喜贊歎前錄疑是歸因思初至楚時  
 長沙知府陳公嘉謨錢塘人辛巳進士後陞福建延建道稱余諳吏治  
 剛介有識遂叨上官知遇數年不違余志已酉秋  
 語余當調彼縣余乞代辭至屈郝固請公曰大奇

大奇此缺人皆求之不得君荷大憲特賞勝甯道  
十餘倍且地非衝要君屢辭調舍此何俟余謹對  
曰非敢擇地也缺美則事繁不能親辦恐負憲恩  
耳因叩受知之故公笑曰吾固確有所見也余敬  
謝不敏公曰君記丁亥佐仁和李大令治王氏婦  
魏殺婢芝香獄乎余唯唯公曰我猶記讞詞云律  
載奴婢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勿論王  
魏氏病需漫治芝香碎盃於地漫汁全傾魏氏方  
起坐待飲順取牀前几上界尺信手一擊不期誤  
中左太陽立時仰跌斃命已訊伊夫王某歷歷供

明驗其臥室碎盃猶在所指毆處形勢宛然毆因  
違令死係邂逅魏氏律得勿論恐扶病匍匐或釀  
不測夫既供明應免提質吾嘗語親友佐幕入官  
必具此等才識方是仁恕余媿謝而已乙卯

繼培

省試遇歸安嚴茂才九能

元照

問爲余子親如舊

識因言其家舊置錢肆甲辰秋因主簿差役婪贓  
逼命贓錢由肆兌給牽連入案後縣中僅令地保  
傳諭弔驗錢簿卽日發還聞爲尊公力持幸不到  
官吾父常感矜全厚誼云云前事遠隳三十年近  
亦十年有餘余皆茫無記憶而受者志之聞者尙

能言之乃知百姓懼累人命尤甚諺云公門中好  
修行反是可知三十餘年累人不少詛者必多天  
不逸余以康甯殆非無自徐端揆

銓改名秉鈐

以候選

知縣揀發福建六月四日過別言閩令不易爲漳  
泉兩郡尤甚相驗命案更恐滋事余曰微獨閩也  
曩令甯遠山鄉民悍前官嘗被屍親譟閩習爲故  
常余每驗屍案上先置洗冤錄過屍親特狡爭傷  
卽檢錄指示曰此

聖天子所以教有司驗傷之法若者真確可信若者近  
似增疑顏色部位歷歷具有有司遵錄填格不敢

略有私意令屍親依錄親辨細與講解四年中本境及鄰境所驗鬪毆自盡等案不下百十餘起觀者不禁無不肅然心折皆案頭置錄之效也願亦有不可拘泥者如自縊一條惟八字不交舌出齒不出齒之故一定不易兩腿如火炙斑痕則開亦無之有坐而縊蹲而縊臥而縊者錄所未備余俱經見全在驗時察訊形勢實無他故不妨遵格填報以免推敲至驗骨最慘皆因初驗不慎釀成此則官幕鵠突造孽匪細下部虛怯無骨可驗驗于上身如小腹有傷血磨在齒牙及頂心骨者蓋受

痛敲牙氣上衝也其理甚明然龍游盧標一案傷小腹已逾二十七日中開患傷寒醫藥有案齒牙頂骨屢檢無故共信爲傷痊而死於病矣臬司李公獨執成見以方骨黑色爲小腹踢傷此則部位相通色傷相證錄俱不載臬司必欲以此定案余爲主人累稟剖辯臬置不問衛守王處守楊迎合臬意刑求醫生力翻醫案詳見前錄余知獄不枉不止遂辭王君歸後聞臬司陞楚藩急急招解竟以方骨爲小腹磨傷余某掇紋 奏請竊意論傷不本洗冤錄事屬創解余既不經手亦未聞部詰其

時官文書諸可通融未知撫軍核題曾否改方骨  
爲頂骨抑小腹有傷原可舍頂骨齒牙取證方骨  
或竟刪去醫案專辦傷死距今二十七年積疑莫  
釋楊守是年猝死次年撫軍緣事伏法王守以撫  
軍牽連擬辟長禁刑部臬司由楚藩陞撫旋罷不  
久物故惟主人王君告養回義州去年書來娛親  
教子安甯無恙案犯余某例得減軍亦未知曾否  
赦回往事東流與余無涉因慮錄之不能盡該又  
見天之報施可畏故追述之以備攷鑑贈佐治藥  
言學治臆說各一冊翼日復手書說贊十四則貽

之並刊附臆說之後越旬端揆復來曰賜書已一  
一卒讀抑事上理民之道書有未暢者乞再面命  
之余曰事機百變非名言可罄惟積誠二字上下  
相宜君素給事吏部有能名覩外官久矣一爲令  
慢丞倅輒獲譽況道府上乎上官靜躁不同寬嚴  
亦異要之理無不明莫難於事非筆墨可申不得  
不爲而請者宜預先積誠將案情委曲籌定然後  
據實面陳理直則氣壯氣壯則辭達必能動聽上  
官變色厲聲更當從容辨說力期自伸其理斷不  
可游移唯諾轉爲上官所輕事致掣肘遇委審事



尤不宜先請憲示以致委蛇絀法至百姓可誠感  
不可僞欺誠則信信則從聽訟宜緩不宜急宜和  
平不宜剛健宜速宜結不宜改期若延平時柔之  
以漸臨事厲之以威詰牾者數人而諸牾者不敢  
試懲梗者數人而將梗者不敢橫百姓雖獷悍斷  
不敢遽抗官也余聞令漳泉者公出聞械鬪輒紆  
道避之官愈憚則民愈驕釀至民不畏官則令之  
不能爲治匪一朝一夕之故矣果能官不畏民未  
必民不畏法先自去其厲民之政而與民相見以  
誠久之民必信從何慮焉先是艇匪未靖阮公親

駐甯波添造戰船封禁海關出入察泊偷漏硝磺  
匪船不得內匪確信游奕海中偵檢動靜二十三  
四日暴風大作多被覆溺其不覆者又自相撞擊  
碎裂閒或吹入海口被弁兵擒獲數百名有偽稱  
侯帥衣繡蟒者亦束手就捕分別正法得脫逃者  
僅兩船仁者必勇宜天之相公也九月繼培省試  
又斥曩壬午客秀水過僧舍遇丹徒測字者爲謝  
石再見余書一佛字叩之其人曰君必爲地方官  
立得穩處以進士起家能知退壽至七十余詢其  
說曰君書才字方依儿立才配以立必有職位才

乃人也非地方官安有人字一豎得直是能自立者弗爲弓兩矢貫之一中再中非進士而何佛無貧戀必能勇退佛以七紀數故壽可滿七丙戌新城魯絜非進士

仕驥

推余星命謂運利于水自

維幕游不離江浙二省始於常熟

古曰琴川

訖於歸安

縣隸湖州

其閒長洲秀水平湖甯波龍游地皆屬水仁

和錢塘烏程雖字不傍水然仁和錢塘並在江干烏程古名苕溪在湖州境及選官得湖南甯遠舊稱冷道且瀟水之所發源仕亦無累移道州輒墮利水之說信而有徵又云丙午八月得官丁未春

夏之交得印至庚戌八月所向如意九月初五日  
換度仕途不利壬子歸田乙卯有災庚申九月必  
當長行余意乙巳可選後以事滯留得官得印並  
如所言庚戌八月望後擬卽告病會以委審事帳  
轉濡遲九月初五日受道州篆馴致跌傷獲咎歸  
田中風年無一爽春來飯止一盃自信七月有凶  
不意八月後健飯如常合之測字所許亦已過期  
豈死生大故未許前知耶詩以誌幸  
廿年前已警  
庚申路球家  
言不食新今日加餐升  
穀後夫分藥裏福家人  
未久淹日藥鏞三四不輟當皆爲余分禮也十月

十四日以文渡江相訪款留三日日晨起暢談至  
二更餘不覺少疲真病後快事二十四日薙髮冒  
風舌木陡強不能步賴眠食女常越十日得瘡然  
食飲頓減視前更困余中年病齒三年前齒全脫  
今上齶左存一牙下齶右存三牙不能咀嚼唯以  
腐羹爲常餐飯非顆粒不分卽難入口昂若勸以  
黃耆黑棗糯米煑粥爲晨起點心稍試之亦止  
頃讀史記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  
死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近日雞鳴  
後輒醒曾搖搖若春當由中虛似宜食粥而無如

素性不嗜何也十一月十五日昏定微雪次早霏  
霏不絕過午止平地盈尺二十一日古梅寄到葆  
涓師書書云夏間接四月廿三日所寄書備悉年  
兄近日服餌見效並四令郎得與選拔欣慰之至  
其所以未卽具覆者緣愚初夏感患赤痢起卽誤  
投補劑以致淹纏日久幸荷

聖慈賜醫賜獲得以從容調治元氣尙不至大虧中秋  
前數日方始斷痢銷假彼時屢欲捫管而未能也  
近又聞家二兄病逝之信中情摧愴更無暇及來  
書倦倦于彌補虧缺爲外省吏治之大患使當局

者皆能如此存心何有于賊氛之肆擾耶年兄伏  
處田閒不忘

國計民生宜乎後人之隆隆日起也前次所言九事  
往來胸臆未嘗刻忘邇來賊氛似有敗亡之勢

至尊宵旰焦勞

嚴旨頻頒而埽蕩尙稽時日愚以衰病計拙謀迂纖毫  
罔效每慙素食夙夜靡甯縷縷情懷又有不能盡  
述者年兄可以心照也草草佈覆順候近佳不具  
十二月邑孝廉以來春大挑截至甲寅恐人多車  
貴邀繼坊克日先行作書荅葆淳師見竹汀宮詹

文集刻所撰先人傳銘作書命繼坊過蘇親謝

乞贈言今見入彙者文則盧學士文弼抱經堂文

集朱太史士琇梅厓文集吳祭酒錫麒有正味齋

集魯明府仕驥山木居士外集鄒孝廉方鏞大雅

堂集羅孝廉有高尊聞居士集邵學士晉涵南江

文鈔詩則杭太史世駿道古堂集吳侍講壽昌盧

白齋存彙張徵君雲錦蘭玉堂集朱明府坤餘暨

叢書徐明府志胤吉雲草堂集吳孝廉蘭庭南霄

草堂詩集鍾明經駕菴海六詩鈔賦則陶州司馬

延珍午莊賦鈔閻秀則屈鳳輝步月樓詩鈔沈彩



春雨樓集潘素心不櫛吟總集則越風雨浙鞞軒  
錄詩話則戴太常琳吳興詩話先人均得附以傳  
矣生日晴暖意緒閒適卽事抒懷成七律十首漸  
懶披吟晝欲眠宵長無計得安硬居雖近市人稀  
到暖只依暄坐屢遷肩玉那迴駒隙影銷金不耐  
藥籠烟多情惟有當簷月冷浸梅花又一年 登  
場傀儡待人支笑語頻頻襍涕洟熟客相逢名屢  
問生書乍展字多疑模糊舊事迴腸久輾轉新聞  
到耳遲寓屋何當喬作主綢繆欲待未陰時 親  
知握手慰還憐盡道顏丹勝昨年近事方疑風有

約餘生翻喜命無權閻羅萬一真忘我默照尋常  
自樂天怕向鏡中問消息松皴面與鶴翎頭 幾  
載辛勤百卷完重開轉訝未曾看車前螳臂當非  
易鏡下蠅頭辨已難賸欲丹鉛慳手筆生憎點畫  
誤雕刊從今只合尸居似一簣功虧更渺歎 七  
十年來鮎上竿阿誰真見未央丸閱人曾訝全才  
少讀史方知備福難春夢綺羅桃葉渡秋江湖沙  
子陵灘可容重理三千牘更計遺文卷若干 計  
借幾輩話鵬搏示疾維摩強自寬跛腳飽看山一  
角蒙頭濃睡日三竿人對白社吟初罷祭辦黃羊

歲欲闌最喜徹裘新贖得圍鑪更不怕宵寒 寸  
燭何由照四筵自濡惶恐賦蝸涎纓冠枉急鄉鄰  
鬪垂素癡談子母錢舊雨客憐今雨客逆風船羨  
順風船陳人入夢多師友絕少葭莩到枕邊 天  
涯陳迹感勞薪誰見金剛不壞身寒就重衾眠愛  
早饌嫌復進味求新虛期病覓三年艾差解心空  
一斛塵太息妖氛秦蜀界書來東閣說憂民 慈  
航何處問通津纏結偏餘未了因吟空謂陶丈剛  
覺岸剛  
催酬別句公車又送遠游人山猶待雪雲長凍水  
欲凝冰風作鱗喚取兒曹頻炙硯裁書凝望六街

塵 畢竟精神病就危  
却前兒女祝康強  
童孫猶健更端戲  
老子鷗閒百慮忘  
省費心皆行樂地  
休

饒舌是攝生方  
閑餘七日春風近  
紙閣溫存賴孟

光十六日五更起  
繼坊 假裝北上  
繼培 送之過江

坊 自粵東歸兩足忠風  
有時不能起立臥亦不能

轉側雖未久即瘳  
猶慮再發既起不復寐  
走筆書

二律寄之  
嗟嗟三號燭乍然披衣已聽促開船  
老人送子難爲別佳節思親恰近年  
駟道

慣經愁雨雪  
羸軀新健念揚鞭  
征途開眼有還客

口語書函報  
慎旃觀光絡繹  
聖恩覃鈴語

郎當我夙語  
以鞭面雲路遙瞻  
天尺五風光僕指

月重三行將及弟  
應前導好與傳家作  
美談漫羨

捧符榮百里蓬  
是歲雨暘時若惟  
六月二十三  
四

五日淫雨二十五日夜金處二府各山蛟起水驟  
發金華山衝決平地水深數丈金華淹溺最多由  
蘭谿而下近江無不受害波及諸暨數日閒錢塘  
江漂浮樹木房屋無算幸吾郡他邑秋成皆稔沙  
地木棉花收成中等市肆小錢漸淨庫紋一兩止  
直制錢一千文番銀一圓秋閒猶直制錢八百七  
八十文十月漸減至十二月止七百六七十文二  
十一日立春前一日微雪是日見暈二十九日歲  
除庚申畢矣分歲後喜成一律

歲庚今夕盡申年  
運厄龍蛇皮已遷

閱世春秋增幾許留身著述想當然天倫長聚神  
仙福人事倘來飲啄緣齒冷隨圍真作劇吾生不

賦告有篇不子又才信附吐語存領索過人親友詩裁

六年辛酉七十二歲元日晴成二絕句

又聽牙牙學語新畫圖遺像認

來真後人漸遠前人近我禮前入教後人淺者  
微效有無中修短從今付太空合謝岐黃勞剗  
精神至竟入春以來胃衰脾弱餐祗一盂甘淡食

稍鹹輒不受腥膩不能入口氣急痰多語澀步重  
向晦欲眠達曙目猶倦開窗外羣鳥聲疾徐呼應  
枕上聽之差足沁脾唐人春眠不覺曉絕句或譏  
爲瞽者詩昔嵇文恭師謂白米飯淡喫最佳聞者  
知公廉貧疑爲戲言由今思之殆皆衰年實事未  
愿其境者不知耳西山日薄不能再事校讐四月

朔屬梓人開雕三史同名錄彙刻雙節贈言初集  
每百字版片寫刻共制錢五十六文迨刻續集增  
工價七文丙辰兒輩刻夢痕錄又增十七文今欲  
仍八十文之數承攬者尙有難色疆而後可昨年  
以文言杭蘇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  
工鏤版日增勢實使然先是歸廬既成談地理者  
僉疑有水余曰水成於地地安得無水卽有水亦  
葬屢言之家人似不謂然去冬續坊將赴京師集  
諸男中前說續坊言大人壽自無量久間地須他  
求水壙當無用理余慮治命之不可行深以爲憂

吾婦密與

繼塚

謀命周塋別邀相墓師俞君挈匠

啟視歸以告余言俞君登阜周視謂龍自東來轉折而西爲陽脈陰受阜盡山平樹東西分列爲肌理刷開佳城也必無水請勿啟

塚

慮無以徵信乃

啟穆墳果乾潔復啟中塋亦然所貯木斤兩如初識油香冽穀不枯不芽昭塋已葬不更啟余驗之信與往來啟秀山塋同婦言有水者多來徵視相顧詫異益至是而余得定歸骨之地矣文以記之記曰余悲夫求葬地者不人事之修惟地利之擇爲相墓師所蠱若子孫枯菀無不由先塋所致究



之地不能自言其吉凶而術家言亦無定愈求而愈不得或歿身不葬其親爲之子孫者沿而效之甚至兄弟析居彼此歧見家且日落木朽于堂不得已買地浮厝無暇更籌入土瓦裂鬻傷有日不忍見口不忍言者余自成童至今六十餘年歷歷在心故平生持論力主葬義爲藏之說往爲先考妣卜兆秀山未嘗延師覆相後破壙甚吉歸廬之地余初未之聞也乙卯三月二十三日方與相墓師童君竹巖商所之會執友顧君在西過訪言山陰九里巖似有可取翼日偕童君故舟出南郭

門十五里爲漁臨關橋入山陰縣境西小江又三四里曲折入小河舍舟陸行約三百步爲舉郎沈氏居里又北爲九里舉約一里許山腰平坦由東而西其最高者曰黃盛塢松檜叢生涉其顛少夷良趾而下見松林中突起小阜童君曰阜下可葬也宜作巳山亥向升阜而望則向之最高者環其下爲青龍爲案其白虎之山稍遠重疊映衛山下多殞舍而山中無墓蓋求地者之所不到也余甚樂之遂屬童君代購主者樸愿直尙廉券書五畝比立界爲誌者旁撓所受不及券之半時四月二

日也越九日壙成又四日遷前婦匱葬焉遂自題  
墓前之石曰歸廬用識全歸之志未幾親友往視  
多言水侵壙不合葬法余不爲動今之啟視非余  
意也而適如余意殆真有天幸焉葬書之說余素  
不解亦不求其解恐僅解大略轉足掣地師之肘  
而葬地卒不可得夫人之居室最久不過百年其  
間多爲游踪所開不啻雪泥鴻爪猶且尺土寸椽  
不可強求馬鬣之封瘞骨千古詎能以人力謀者  
涉世無大惡孽天必不忍暴其枯骸宅心無甚險  
慝天必不忍斬其拜掃墓之吉凶當於人事求之

豈宜責效於黃瓊哉余性迂拙累累焉不敢逆  
理喪心上累先德之一念夷險不移先人窀穸人  
以勞覓余以逸獲而所以藏魄者復賴良友一言  
不費心力而得之雖發祥之說未敢懸信而水忠  
浮談可以頓釋則感暉風水之蔽而耗力費財竭  
智巧以求之者其亦可憐然悟矣書寄繼坊系之

以詩

昔台葬吾親信天不問地甯獨營自藏轉於地擇利大地豈有私吉凶稱人事五男各盡

心此精彼求備山神默無言臆測憑誰試過慮見

兼才萬一增妄冀吉壤不可知瘡日淹枯骸以此

謀一邱不欲勞後嗣喜茲播祭便更乏隣冢比結  
廬兩句淵高爽符夙企灑然賦歸與幸畢守身志  
局外饒舌何龍服辨真偽可憐愛我心翻使聞者  
悼敬與衆愕貽寬閒廣神昇昭然大道旁未許凡

眼觀的感地效靈仰荷天冊庇心力不曾煩僕免  
溝壑棄作詩貽子孫蕃後先自治寄聲遠游人無  
憂異先世祖墓在航塢山土名畫山舊許後裔耐

時累葬迄今五百年耐者蟻附棺上架棺冢平結冢見  
之惻然開支下遷居東村販裏汪者有木字號公  
山與畫山相對以制錢十四千文易山十二畝立  
石曰汪氏公山爲耐葬之地告知族衆呈縣示禁  
不得復於畫山震動先靈聞邸鈔戶部尙書傅公

森

卒於位公輟軒偶過留意人才

詳見前錄

真能爲

國家愛人者年不副德常不獨受知者隕涕矣六月  
初七日繼坊寄回葆瀆師四月初十日書書云春

中長君至接手書諸承關念爲感年兄年逾七十  
著書不輟抑且蒿目憂心不能少釋此等習襟超  
出尋常萬萬天之報施善人自必不爽來書云四  
令郎惟耽書卷別無嗜好卽此可以爲年兄慶此  
後惟當頤養精神委心任運而已來書又云一交  
西月每飯二盂星命家言非盡不驗其中必別有  
微奧非人所能盡釋也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  
將已脫橐足見精力未衰甚爲欣慰長君春闈復  
蹟無介意家門過於此旺盛亦不可爲厚福有積  
學力善而并不逮者造物之意要自有在學治臆

說以同人任民社者得此可以啟發謙見勉爲良吏行之一方一方之人被澤無窮此卽年兄之陰德也續增十數則益覺周密讀之者當惟恐其盡豈有辭費之嫌愚年已七十有七久應懸車祇以受

恩深重當此軍務倥惚豈可自圖安逸所幸近日捷報聯翩成功在卽彼時可乞骸骨歸里後令兒孫輩租種數十畝薄田以供僮粥自信尙能安之兒孫輩資質俱屬中平來書謂官可不作書則不可不讀與愚見正同天命人事各居其半解得此意足

矣近體如常惟血氣日衰步履尙艱竊位之譏更不能不畏人言也此覆並候近佳不具七月十五日大雨如注不逾時水溢階除是日東陽義烏暴漲沿至諸暨蕭山山陰近江田畝被淹西興江水溢入內河北海陡漲倒灌入三江閘曹娥江亦被海水漫入山陰蕭山沙地俱流海沙牧地七月初既公入 告分別減租并減場課之則歸縣征收民困稍蘇不意秋棉垂穫盡付波臣又煩當事分別勘免聞新昌嵊縣地方俱遭水患八月望後三日同名錄成九月初二日

續坊書至知  
續堦充



寶錄館供事議敘京師自六月初一至初五晝夜大雨積  
水數尺寓舍坍塌日用大難永定河決口四處直  
隸所屬九十餘州縣被災文安最重順天鄉試改  
期九月

至尊宵旰焦勞發帑賑恤民情寧謐浙闈榜發

繼培  
侷

得而失

繼坊

公車七上

培

亦五試於省屢逢

曠典空入寶山病廢久延未得見其寸進更待來年命  
竟何如回念昔年久困場屋重吾母懸望者真  
乃百身莫贖聞閩中填副榜時監臨阮公商之主  
考遇有拔貢易以備卷果易二名皆本科選拔曩

余湖南同考請勿令副貢再中副榜

見前錄

得皆援

爲故事則於試典無礙舉子有益未始非權宜作  
人之道寄實齋次子緒遷

華綬

論幕學書書云客

歲聞足下歸覲未幾復出非得已也至今常懸懷  
抱昨尊公暫來以足下決計習幕期爲軍府參謀  
節鎮奏記較雞鶩爭食稍存身分屬僕致書商權  
尊公所見乃經世大計立業遠謀僕特知其小者  
近者耳雖然切已之實功而持身之要道也幸足  
下恕其慙焉夫寒士身分在乎品學不關幕地之  
崇卑僕嘗見講身分者托足幕府侈然自放若主

人當在子弟之列者然有識者觀之不直齒冷幕  
之爲道佐人而非自爲境同籬寄無論所處何地  
等是雞鶩爲伍言行道行總以得伸吾志爲上欲  
不降其志惟佐州縣爲治庶幾近之蓋書生與牧  
令分相當體相敵合則留不合則去品無瑕玷學  
不拘迂到處逢迎不憂一日無館節鎮軍府雖養  
尊處優亦與所主抗禮畢竟分位相懸爲之者非  
主人甚賢計畫少有齟齬訕訕之聲音顏色常有  
難以爲情之處異鄉遠客去之則粹無所就降心  
抑氣間或不免僕嘗問而矜之是以佐幕數十年

專就州縣禮聘州縣而上至于司撫無不堅辭太  
守去州縣不遑然亦未嘗就者此則別有苦衷以  
爲幕之佐吏專爲治民民之利弊惟牧令當周知  
之亦惟幕州縣者有以熟察而詳審之事無鉅細  
難易無一不權輿州縣牧令真知確見其所可否  
大吏不得而奪之獄有關繫牧令鞠於庭幕屬耳  
焉情實情虛不難立時剖辨盡得其真居太守幕  
祇據詳供核辦設有絲毫點綴便成枉縱以人之  
失成我之辜可已乎不可已乎由前所云兩利相  
形則取其重由後所云兩害相權則取其輕願足

下慎思之無幕節鎮也且吾輩業儒自有利世濟  
物之途爲人謀終不若身親爲之幕所托足皆借  
徑耳官無大小以能治民爲本節鎮經濟皆當於  
州縣幕中裕之地雖衝劇日必有暇暇則溫故業  
以爲他日身親作用博奕歌彈庸幕之所事一切  
屏除雜羣自可鶴立鴻鷗志不妨任鸚雀笑毀譽  
俱可聽之此中人材不易得擇友不可不嚴至非  
道非義凡失心拂性之舉固知足下有所不爲也  
僕荷爵公厚愛謬爲中山之馬不知忌諱惟足下  
悉察舊著庸訓諄戒子孫不得習幕近見入幕者

不必衡品不必課學律義可不解例文可不讀如  
文之待批者曰申備案者曰驗罪之在徒上者曰  
通詳覆擬不及徒者曰隨詳擬結皆習幕三五日  
卽當耳熟今則儼然大幕得厚脩據首座應驗而  
申應擬結而通詳案牘徒煩轉滋駁詰累官累民  
動輒流毒論者或疑其有愆余獨愍其無知因思  
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求可以造福於人莫若佐  
州縣爲治猶得澤及一方故遇親友之心術純正  
才識通敏者力勸幕游亦見地之隨時進境非消  
初志也力疾手書觀縷不盡先是元史本證分證

誤證遺證名三門草稟甫定未及覆勘 繼培 試竣

令重校每門皆有增補成五十卷十月望日開雕

丙子六表生日家讌卽席成七律四首 廿年前俄

到國國賢早唾心力都隨兒女耗容輝 那乞勝歸

和何國周甲稱借老須見添丁喚阿婆 記得慈闈

親說與新人如故壽應過臨素紅喻餘慶 蘇林鮑

蘭麻愛說官貧身易退相期名隱樂彌餘 款賓自

豫東坡酒批箋同澆五色瓜不是向憂規 北郭誰

從宦海急歸悻 舉案天雷病伯鸞 持螯酌酒爲

君寬部華芥木香中度暮景桑榆照裏看 種樹十

年都結果栽花九畹自培蘭底須更羨 劉樊耦庸

福而今亦可散 停樽忽觸杞人憂 候入初冬稼

未收生耳曾聞禾覆野鶯心尙見 水盈滿忍忘西

北逢多難私計東南慶有秋 願得年年同一飽 勞

君擊布 秀水沈吏部帶湖 叔埏 過訪言沈青齋月

我長陸

初卒於署河庫道任時已補山東運河道未及聞命余與青齋結契始於爲二母乞言交深痛切更不

第惜其用之未竟已也又言嘉興太守伊公方修府志見夢痕錄記蔣虞氏事行秀水查案年久遺失據錄載入列女門乃知虞之冥訴實由正氣不湮而因記夢以傳藉可少救余過飯量漸增至十一月初復二孟之舊小知肉味是歲穀胥主講杭州紫陽葭汀客游江蘇觀瞻老病昂若遷居門無來客寂寥益甚幸武進臧茂才序東

鋪堂號拜經經術淵邃性

情腕

寓居西湖代徵雙節文字手書稠疊情溢楮



表敦甫亦以都門徵得詩文聯翩寄惠時時展誦  
藉爲忻慰番銀逐月減直冬初每圓止易制錢六  
百五十文東鄉更減二十文與三十年前等矣庫  
紋直制錢九百文亦與二十年前略同惟市肆制  
錢稀少每九十四文作足錢百文名曰大錢仍攬  
私錢三四十文用者輾轉受虧錢肆因以得利怨  
皆次骨而聽徒不卹也十二月十四日成七律二

章二萬五千二百日揆初默溯降吾時如流歲月  
忙中度無影暄涼靜裏知安樂有窩聊復兩神  
仙不死妄言之憑誰爲據先春信放到梅花第幾殘  
枝病來幾度見星移久慣躡杖履運夢燕蕭  
閒頻索睡藥從加減更延醫紀年待換宜春字德  
歲先分介壽厄詎意良則能愛我郵緘遠慰乞言

私十八日以文來越五日別去往歲丙午以文贈前明雙節堂卷跋墨蹟跋稱詩文若干高大王父侍御公乞名荆碩儒之筆以闡揚二母貞懿云云末題七代孫曾省識詩文既佚侍御及二母名氏里居俱不可攷余以事類吾母附刻贈言續集欲披跋蒐採以還舊觀十餘年來惟仁和朱朗齋文藻錄寄二詩而事蹟又復歧異今秋書賈以明人集覓售中有雙節堂銘寫本急取讀之始知雙節爲永樂初常熟朱昌妻錢昌弟亮妻陳侍御則亮子鉉也十月間貽書昭文張比部理堂雙屬訪

朱氏顛末二十二日得覆書寄邑志各傳及詩文  
五首事蹟於是大備余得銘後乞山舟先生題識  
先生大書雙節一揆四字於卷端并爲作跋烏程  
陳廣文無軒特取全卷錄於寓賞三編二母洵不  
朽矣間章實齋十一月卒余交實齋三十二年踪  
跡闕疎甲寅歸自湖北就館近省往來吾邑必過  
余敘談見余謨述輒作序言書後以贈去春病瞽  
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今夏屬誌歸廬實齋易名  
豫室中有數字未安邇倚往反商榷再三彙甫定  
而疾作遂成絕筆昔二雲言實齋古文根深實茂

重自愛惜從無徇人率率之作文橐盈篋數月前  
屬穀塍編次異日當有傳人也俗以七十二歲爲

八九厄年今年食雖屢減無他病患除日禱賦八

九今宵盡六首八九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  
白雪愛煥就黃縣北戶猶餘瑾南

伎漸放妍滿腔生意足吾自樂吾天八九今宵  
盡端居四序周避人新論讓過我舊朋倚弱息

誰資頹齡願易酬怡懷長夜客私幸得天優八  
九今宵盡吾哀分所當冰霜貞古柏兩露潤枯桑

福賴家貧積名依母節彰少年回首處竿木幾  
達場八九今宵盡安知異日名黃婆甘小食少

女妬徐行敵帚于金享爲山一負成荷薪欣有託何事問雲羹八九今宵盡冬寒已解嚴晴光融

蠟燭暖氣入瓊簾疎熈從人笑頹唐顧影嫌看雲  
依檻坐天許老夫潛八九今宵盡來朝頌履端

春風遙送喜王路慶彈冠解野篲車祝紅旗旦暮看祥光彌宙合聽賦碩人寬

七年壬戌七十三歲元日風景晴和拜像後諸孫琅琅

誦書掩裘輒相娛戲命扶杖徐行廊下欣然舉筆

得五律六首人生行樂耳况是病餘身又值新春

更新假面觀兒戲將袍迓喜神一番寒徹骨七度歲

見日初紅春近神先王時和氣自融雲行青閭紫

風過北兼東第一昇平瑞猶差健披吟尙自堪報

稀七十今日幸加三榮衛猶差健披吟尙自堪報

章從口授記事及街談欲識逃禪趣逸人試說參

夫名好與題門藉安能謝世情最憐筋力廢相鳥

媿嚶鳴忽作窺園想支紫度曲廊腳慙三寸短

陰惜一分長待補籬邊菊看栽牆下桑養生羸妙

訣新悟橐駝力聞說今年好余懷亦庶幾春風

吹面輕生客款門稀家兆添丁喜人二月二十日

到入甲歸更無庶夢擾久息漢陰機

二月二十日  
繼培首塗

之京師五月得繼坊書會試薦而不售吾邑館選

二人一何君春廳詩咸一瞿君良士昂籍七月

十五日丙夜繼塚舉長子亥子二時未能卽定詩

以志之諭仰課畢漏遲遲弧矢懸門慰所期咳名喚婢推窗親看月團團金鏡正中時

望兒蓋繼塚婚已九年甚望其得男也入塾當名

世鈐九月朔繼培歸齋到葆淳師手書二函一四

月十三日書書云三月初五接年兄手書雖字畫

不能端整而真誠之悃溢於楮墨感切感切幾輔

去歲春秋積雨爲數十年所未有

至傳宵旰焦勞力謀拯濟已飢已溺之懷昭然共見以

此地方大概寧靜惟刻下賊氛尙未全淨不能不抱隱憂歸休之說本不忍言而戀棧貽譏亦所當慮至於家居之後藜藿不充此自有命非人意計所能及也來書云道義餽無庸堅郤此以告者過也長孫年二十四文義相通入泮或尙可望刻字已就府試七子年二十去歲方學爲文亦同應試觀場而已次孫年亦二十文理尙早其餘諸孫七人皆幼曾孫兩人年兄五男各有職業可謂善於位羅辣書云得福未嘗不厚屬兒子輩積學力行以盡人事可謂知命者矣元史本證及三史同

名業已付梓梓成得先視爲快藥言臆說等書嘉  
惠匪淺阮中丞所贈襍錄序言理切實可傳也愚  
去臘復患血痢兩月仍服苦寒之劑而愈然精力  
亦大減矣近亦懶於作書以後彼此祇可令人代  
書不必強勉也另單所言具見濟世苦衷得言之  
時敢不竭此鄙忱惟學淺謀迂深懼効忠之無術  
耳令郎又未得售未可致怨衡文者惟當返求諸  
已轉瞬三年不患不扶搖直上也去歲令內人帶  
同子婦孫會輩回家意謂居鄉日用可以少省不  
意家鄉食物亦貴所餘房價約有二千金希冀可



買薄田數十畝以爲衣食之計奈半年之內已用  
去少半此非命而何近日京城望雨頗殷不雨而  
風更損麥田

天心仁愛大水之後未必復繼以旱然距麥收尙遠米  
糧價昂諸物皆貴而錢價又貴甚爲可慮也風使  
草此佈復順候近佳不具一七月聖日書書雲端  
午前接手書並三史同名錄元史本證年兄文學  
政事兼擅其長可謂之讀書人病榻夢痕錄勘辦  
冥事尤足以證生平之判斷可告無愧令郎朝  
改未取固覺可惜然以愚見安知非福從此向學

年紀尙輕鄉會試安知不聯翩而上耶愚告休摺  
已於月之初三日具奏仰蒙

聖恩過於優崇益加慚悚將來

恩允之後愚亦不忍急作歸計也前函已封茲又略佈  
數行病後不能縷及五月間染患時疫因急於求  
痊服石膏十餘兩致傷胃氣近日漸覺復元矣某  
又書 繼培 述師告歸欵奉

恩俞晉階太子太傅在家食俸當俟來春啓行又言師  
子孫先歸者應試二人均已游庠爲之欣慰初十

日省歸廬得五六七言絕句三首

蕭蕭萬木空山  
腹環烟翠松栢

自蚶螺生機秋不悶  
峰繞崖迴如畫  
蕪風止水  
天真此來且作游客他日方知主人  
結廬細細  
自安排一鋪貽兒死便埋翻笑  
種桃癡道士欲分生氣待歸骸  
十月繼坊歸十一

月十二日長孫

世鐘

娶同邑縣學生沈

世泰

女是

年春杪食飲大減秋分後始復舊然不耐葷腥氣  
抑抑不振惟夜坐可至人定視夏秋未暝輒睡覺  
精神又可支持吾郡諸暨間有水災餘皆豐稔番  
銀每圓直錢六百五六十文艇匪不到雖閩盜蔡  
牽幫未靖而洋路通行閩粵貨賤哆囉呢羽毛紗  
緞之類價減往年十之三四絲帛亦然而販者寥  
寥僉云民力不充余以爲未始非治不尙華之驗

也春夏米價日昂石直錢三千一二百文至冬初  
稍減新米尙須二千六七百文不等作書寄呈葆  
瀉師十二月繼埔子小同殤十二日以文挈其冢

孫來好學可愛以文性畏江行北不渡揚子東不  
渡錢塘庚申以來念余三顧皆於冬月長余二歲  
精力甚健聚談竟日意興甚適然回念前二年光  
景大覺疲憊夕不成寐得七律四首晨起口授繼

濠縉藥請正

桑弧懸處甲辰雌踰蹀年華竟到茲  
爾我精神堆故紙從人評贊欠新知

平生親友垂垂盡過眼雲烟細細思清寂閒門塵  
慮息行當養氣似嬰兒冬來憂樂總隔瓊桃李  
穠華至月看景過更誰談冷暖身親好自記支干  
事從耳食書偏誤境憶魂消賦亦難願乞朱陳村

裏住只知眷屬不知官  
扶持賴得緝君賢白髮  
青藤老比肩附影何能星  
替月諧聲不啻管隨絃  
典叙佐我長畱客買藥從  
渠更覓錢絮絮燈前兒  
女約爲祈春健兩輕便  
不肖兼愚歲月增又勞  
鮑叔訪西陵丹經莫問  
蓬萊客苦海還同粥飯僧  
於我何加皆長物相看  
不厭是殘燈明年應許  
重來願臘味春  
十五日晨興礎潤以文慮風雨汲汲  
膠舊貫仍

西渡次日陰又二日小雨繼以微雪聞盛林黨山  
諸處有郡丞鹽運分司并武弁彈壓將沿海一帶

私竈改爲官收新政也除夕與家人守歲口占五

律六首

歲去何能守宵中換故新  
飛騰分一刻旂

知更幾燭采逝奔輪臘杯盤共圍鑪笑語親餘年  
分錢兒喚母索果弟隨兄於我偏多幸加年或老  
成祇宜相煖熱深闕夜寒生敢說康甯欠身閒  
樂未央客來兒婉謝羹進婦親嘗老偃宜家願貧

讀養病方年年欣代禮拭眼慶春陽  
歲參差禮數多吾衰言啞啞孫推舞  
糕糗神筵薦鶯鶯吟成方自笑舉  
閨寒應久冬晴候轉溫人皆祈  
爆竹封門早趨庭繳課喧歲  
翻此職課戲誦之賦譯御  
種笑看拜長恩隨石韻韻  
學道吾何有全家意趣同  
終紀麗慳新句書名傲長翁  
來朝期早沐好興坐春風

八年癸亥七十四歲元日晨起得五古一首昨與兒曹

蚤伺破曙呼披衣大小已環侍堂中  
懸三世一跪三叩頭俯仰猶自遂  
以池而非比似去年我履闕愁賊  
歸來歲十二一病備八年分爲天  
他得此非夢冀筋力今既銷豈復  
城師傳命箴素位靜養乏祕方  
朔有生久切希賢志苦爲名利  
命夫何如聞道知及幾助哉幸息存  
七十初開四

身長庚宗

主

小子聽且書凡十八韻枯之座右亭午晴和命兒  
期語請永事

輩扶至謨美堂遂登樓觀書口占七律一首

不上層樓

七載餘重重推挽陟枕翰前一日猶依此夢裏  
千竿儘憶渠到眼雲山都昨夢澗塵卷裴負閒居  
彷彿台記元辰吉  
可許年年得慰予  
客來言浙撫臘杪准咨四川陝

西湖北教匪剗平欣然額慶二十四日杭友寄到

南海馮方山

城前合善化引疾回籍

書備述湖南舊友趙鄴

縣林永明庚申作古

趙名秉文籍山西林名崑瓊籍福建

二君余素

相得王子分手年甫強仕丁巳見邸鈔並以辦苗

匪事加同知衙何圖數年之間俱登鬼錄惜哉同

日郡友又轉致甯遠李憲三書敘邑中紳士存歿

甚詳二書均辛酉春初緘託遠郵之不易如此晦  
日奇冷二月朔大雪十四日晝夜雪平地積七八  
寸惜不在春前也曷讀元史嘗取明南北監本以  
校新刻本頗有異同撰元史正字草彙未定閏月  
精神稍強因排比先後釐爲八卷復令兒輩編寫  
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讀史掌錄十二卷過眼襍  
錄四卷皆平時隨手掇記者舊輯厯科會元墨至  
辛丑而止命繼培探甲辰以後墨卷補之後人苟  
能揣摩庶不負余苦心也二十日葆淳師寄到手  
書二函一新正十日書書云十月望間接手書以



愚蒙

恩予告同深欣慶并悉年兄近日動履稍健且能啖飯  
二盃息心靜養日與稚孫談字嬉笑如此頤養自  
能日臻強健甚慰甚慰愚歸里之後亦願如此但  
不知有此清福否然一生頗知安命或不致煩擾  
方寸也愚以老病難支不得不仰乞

聖慈俯予退休至

庶允之後

恩資關薪實非夢想所及兒孫輩未知能仰酬萬一否  
歸期約在春中四兒因京中首尾未清不能告假

送歸現已令七兒來京一路服侍不致寂寞去夏  
因時疫傳染頗以爲懼過服石膏致傷胃氣數月  
以來調理飲食漸覺復元似可無慮年兄有孫八  
人兒子輩俱能自謀生得天不爲不俊來書云不  
願看書不願談夫且不願參聞外事見地甚高但  
新守此不變爲禱愚歸家後雖同輩無幾而親舊  
紛至沓來支持亦自不易惟宦橐蕭然能見諒於  
知交而親族無一相信者爲可慨耳臨行草草書  
悽順候遞驛不具一新正望日書書云前札正在  
封函新正十三日復接來書情意殷殷可勝感勸

所云孫會環列分甘問字自有真樂不必午橋平  
泉遺興園林數語可以明愚素志然古人功成名  
立受此自不爲過若愚者受國厚恩纖毫罔效  
得賦遂初已爲過分今雖餽口不給自省亦似有  
足樂者籌補虧空之說各省辦理情形不同大吏  
果能潔清再加調劑自有起色不然究成虛誑無  
益於事年兄自九月來飯藥復如往年可喜之至  
百凡應酬俱付兒輩精神自必健旺惟善自調攝  
是囑某又筆計此時吾師當稅駕韓城矣往繼坊  
述師言退食鮮暇刀札酬應多倩記室唯尊甫書

字字性真非他人所能代命手自裁覆尙覺言不  
盡意余每愧是言念不去懷自此秦越遙睽余更  
病不能書蘊結何能自己謹彙集裝池朝夕展誦  
且使子孫知余之所以不見棄於吾師者以實不  
以文書多格言永爲家範子孫能世世守之受教  
當無涯涘也三月繼坊客閩八月初四日何孝廉  
馥汀卒先是秀水沈吉士鼎甫維矯至知吾友帶  
湖正月作古越數日聞桐鄉李大令立三延輝六  
月卒於官大令二月書來以百韻雙節詩見贈並  
述平湖徐同年春田志鼎辛酉物故書未及奮忽

來凶耗孝廉又遭此變不勝傷悼讀帶湖雙節賦

注知二林居集載書雙節贈言後二林居者彭進

士紹升集名也近年見贈言刻入本集者又有朱

學士筠笥河文鈔朱相國珪知足齋詩集吳槎客

壽拜經樓詩鈔未見者當更多矣十四夜雞鳴後

夢入廟見衆神聚而檢書一神投余一冊曰此君

家書也中多奇字一神曰君還家自識欲請其故

聞樓梯有聲遂覺則婦方下樓入室語余曰培兒

喜又得男時月初墜天未曙也欣然成二十八字

呼培書之以記其事夢同猶憶夢中身一冊親承  
與有因時記庚寅辰丙子他

年可稱  
讀書人

咳名文孫入塾當名世錫是日

培塚

同周

婿赴歸廬丈界立石葢增置墓旁山三畝通前爲  
八畝也山主舊種桃樹立時刻去自相山結壙及

一切布置皆塚稟命料理周婿佐之今方竣事九

月繼坊

長女歸同邑縣學生葉

暉

第四子

洪域

歸

安孫婿書來院試附入郡庠檢斂衣補所未備篋  
貯布汗衫前婦病時製遺曾作題衫詩意在殉葬  
詳見錄今家人皆謂衫布色黯不可附身舊願不能

酬矣壬子余治壽木吾友穀膝言旣斂之次日應  
刻平前和刻字磨去而漆再用盪灰以通幅夏布

將棺周圍紮裹復用盪灰做平然後加退光黑漆  
則永久堅固記及錄誌他年兒輩可面請吾友訓  
也夙譔寢聯屬湯刺史稻邨元苞書書室聯乞梁

侍講山舟先生

同書

書皆鐫板懸之十一月十七

日子丑分暴風烈雨雷作時過長至七日未知何  
祥二十三日夜雨至二十七日甫晴河水長數尺  
東鄉低田俱淹是年九月封邱衡家樓黃河暴決  
修理功鉅開衡工事例較川楚永定二例捐銀俱  
減吾郡秋成尙稔木棉花豐歉不等塘北沙田二  
三年來收穫最豐當亦地氣使然署縣尊堅欲採

買倉穀富戶遵四年

諭旨紛紛上控以在籍紳士不肯列名噴有煩言或轉  
告余余曰官事非紳士可阻越俎多事實干例禁  
聞者不以爲然既而郡尊臨縣勸諭頗費周章讀  
書萬卷不讀律東坡所慮遠矣十二月生日婦常  
作詩記事今年吟思枯澀不能成章口占七絕二  
首經句春到尚遲遲淑氣先浮座上厄我與梅花  
如有約年年此日見南枝喧傳疑鬼復疑神  
老我開開局外身誰分乾啼兼溼哭耳邊消息總驚人鑽下家人聚談許久  
不能起立左手足亦難運動復爲風困自入夏痰  
湧氣急且促語不連屬今忽如是當無輕減之望



次日飯食大減 先大夫忌日不能與祭病風後  
可以握筆幸得成書數種去夏以來作貽穀燕談  
記見聞近事約四五卷續越女表微一卷共五十  
三人皆奇窮極苦或已久死俱錄存之 繼埔 選福

建漳州府長泰縣典史十七日便道歸省二十日  
得鮑以文書書曰屢欲東渡常被病牽悵悵無已  
五月閒於禾嘉遇秀水朱君開雲 履貞 偶談及蔣

虞氏事渠乃親辨此案稱烈婦張姓夫爲陳經叔  
非蔣虞氏也旋至其家招冊尙在案情與錄相同  
惟許天若作許五詢朱君則許五本名天若前修

府志已載蔣虞氏事後得張烈婦事因姓氏殊異  
遂致兩案重載聞許五死後令君曾給婦扁頃朱  
君至烈婦舊閭屋屢易主扁字無存老鄰龔容引  
至烈婦姪女陳家陳年老夫亡言烈婦催審後天  
若晝夜惡詈且汙以不潔之名致速婦死迨天若  
問徒逃回伊兄力拒不納奔至杉青閘投河淹斃  
縣因給扁時婦遺子十歲婦亡後夫死子亦殤今  
三棺暴露朱君相商欲爲設法埋葬并置些小祀  
產以爲久計大兄似可量力酌助并勒碑立石籍  
牘烈婦之目亦仁者之用心也先此奉布餘俟明

春面罄不盡當允捐銀四兩作札先畚獄名許五  
而冥控直稱天若益信前夢非幻蔣虞氏三字不  
知何以舛錯得毋時勘冥事誤記他案姓氏耶越  
今九年幸得朱君訂正故詳記之病體骸骸數人  
扶掖始得著衣舉步樹堂謂候近立春非重用淺  
桂不可乃購淺四錢連服四日未能速效惟胃氣  
復原而已二十四日立春微雨甚寒口占四句冬暖  
春寒氣自然手風難寫彩雲箋歸月小歲除日入  
休早辦長閒地又見辛盤待送年晚風吹雨夜瀟瀟  
雨席上口授環兒代繕七律四首瀟瀟重箔深圍興  
自饒三十九旬虧六日聞餘成歲守今宵身難自  
主纔知老氣不能舒那更調卻憶康甯平步候洞

九年甲子七十五歲元日子時大風至辰時方止晏起

天福地境非遙紅燭燒殘欲換年團圓子姓幾  
長筵吟來咄咄嗟兒役話到春初識婦賢同輩幾  
人能健在四時佳節自歡然從今擬守中醫訣漸  
遠刀圭合近仙十載前猶百不須今勞兒披更  
孫共久諸餌藥何嫌病纔到憂貧已負儒梅嶺迢  
遙占駟使春光輝映見桃符誦詩欲廢苞桑句鴛  
集偏憐反哺鳥兒歸日下省吾旁家計王程  
費揣量八口米薪慳桂玉重關山水待車航并真  
聞說須官獄駟與諸媿作善應知得  
降祥慎莫殷勤來歲約謨營升斗寄高堂

不能行禮得七絕八首命孫世錦書之麗景今年

人持護起徐徐白憐憑几猶能坐好看從前未見

書窗如報四而看雲面而峰榻前便仗筇與乘

新製雙輪推挽勝合倩丹靑畫棄徐行庭戶小  
崗恩降絲漸淺病緣深病奈醫何屢不斟膚理  
全球風易入最難調護是而今形骸如贅自嫌

身相得聞中氣味親攬鏡相看同一笑白頭人慰  
白頭人 數葉書禁半日看膝履掩卷更慵擲風  
淫十載應成廢爛熱心經背誦難打鼓吹備奈  
若何庭前語笑襟謳歌幾回欲向家人問先慮聲  
暗字易訛 三徑若封度歲朝微吟新句理十二  
詩事卅年愛客心猶在隔院人如閱苑遊  
日夕雨至十七日早方霽薄暮復雨十八日後連  
日雷電時有大風雨驚蟄在二十五日候尚早也  
二十四日雨止東鄉低田春花已不免受傷矣錢  
塘江行四五年來皆安穩二月十二日上午微雨  
忽長暗潮俗稱鬼潮風陡作覆二舟又有被波浪掀簸  
墜水者相傳淹斃八十餘人云三月初八日繼州  
赴長泰任民稱典史亦曰父母當愛民或乃虐民

餘慶餘殃在期之自爲矣 先大夫居是官廉平

仁厚能造福以遺後嗣余閱事五十餘年所見牧

令及幕客善不善報應無纖毫爽者每錄於燕談

以示來許嘗曰人得服官卽命可自造書曰自作

孽詩曰自求多福愛百姓乃眞愛子孫念子孫當

兼念百姓長記此語當不敢動輒造孽舊誤生輓

三聯乞陶大令南園廷瓊書素箋誌以歲月語意

切實他日見輩可以長懸堂寢命外孫陳楡元陳

述母節呈學牒詳請 旌余病後數年荷二三知

好博乞羣雅寄賜雙節詩文分類彙編通得十卷

又書札四卷爲贈言三集倩友繕正交兒輩收貯  
續得者隨時補錄俟余沒齒付梓六月復細細校  
正并校贈言初續二集應改字樣神煥心搖竟不  
能執筆從此真廢矣年來胃大薄弱食不知味然  
見物輒思入口憶年十一時侍吾 父奉吾 大  
母每得物少許必先進吾 母微嫌不敬吾 父  
曰必多而始進其不進者多矣常默識之今 培 壤

頗知此意余甚樂之九月十三日揭曉三更得報

繼培

中式第五名舉人枕上哦得七絕二首

枕上  
喧喧

聞報聲欣傳榜上有兒名也知鄉薦尋常事喜我  
尸居尚幸生 五雲多處望三台九萬鵬程風止

催記得未生慈母夢  
白衣嫗語好滋培  
曩婦病常服六味散乙未正

月八日子夜吾母夢白衣老婦坐牀浴曰汝婦

孕男亟當止藥好好培養益時孕已三月矣余今

春病甚日惟培塚左右侍奉無暇肄業竟得忝此

真天幸也十五日起鹿鳴宴座師房師問培家世

知二母節孝津津歎美予家賴二母之德之

教以傳吾父之仁心遺澤俾余肇始科名今坊

培聯翩繼起後之人知紹聞有自心必正行必謹

學必勤不敢以非道非義之事過佚前光則二

母之流澤長遠矣繼坊丙午得售余同年許春巖



祖京子宗彥沈念祖兩子培元中順天榜今繼培

幸中同年謝韞山嘉玉子照同榜劉穎思以垂子

九華中順天榜俱可喜也十一月十八日繼坊自

閩歸言漳泉至今不知法紀守令之治多在常刑之外能者以此見長殊駭聽聞竊意民何至此恐教之不先咎當在吏是歲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七日陰雨連綿十八日後亦晴雨相間三江關大開無所宜洩東鄉田皆更種石米直錢四千二百三文幸六七八三月晴和禾皆茂盛收成尚七八分木棉亦大熟民氣稍紓十二月初十日得繼

壩信知九月十一日得男命繼坊寄字咳名泰兒

號名世銑十四日生日口占七絕二首衰到今年色色真隨

時坐起總因人藥能治病難扶老事偶經心便耗

神精力何從更補填飯匙日減夕稀眠座中客

語都嫌絮夢裡自培倖售朋友多爲余慶音書絡

見啼總可憐釋湯敦甫書後繫以示培詩情甚懇摯巍巍雙節

重天宮又庇孫枝撥桂叢叔重儒宗經訓闡孟堅

家學史裁通丹霄鳳翽鳴岡日碧海鯤乘破浪風

並駕公車兄及弟半人應健八旬翁余次韻一首

口授疎兒書龔春光待入玉蟾宮得路兒今忝桂

名通先芬倘許承餘慶後進端應拜下敦甫常代

風知否妄言猶及見十年風漢禿頭翁

徵 雙節詩文再次元韻奉謝

闔闔迢遙入帝宮  
瑤花琪樹萬千叢

多君慧眼撥羅徧俾我鳥私婉轉通母氏勤勞同  
苦行仁人闢表扇清風此身易朽心難朽報德今  
慙欲閱邸抄見韓城師謝

恩奏師八旬壽日

皇上命巡撫親齎

恩賜二分至家頒給一賜吾師一賜師母此從來未有

之榮幸也除夕詩二首命

鐘書之

爲問今年事餘  
生造化仁難忘

賜雨換不惜寢興頻意思見能喻勤勞婦自均隨  
緣聊復爾吾尙愛百身秋薦兒眞忝憐余病尙  
安知交紛慶賀近遠惠詞翰爲感殷勤意  
從教反覆看假年猶有望未礙歲今關

十年乙丑七十六歲元日晴霽得五律二首

今日爲元  
日新年勝

去年窺天櫺戶外謝客板扉前脫口平安語哦詩  
吉利篇雲容成五色占歲且欣然逢新猶屬咏  
鹿鹿抑何愚句到老來消心從病後粗豈能飽又  
興趣無柰感乘除聊以書時序光陰半日徂更合  
得五絕二首昨歲諸孫病年終復勤歡知今更合  
眠共餐熙熙天錫十八日坊培啓行示以五律二  
福老景笑相看懸十載前蹉跎吾久病喜懼汝  
首兄弟公車共心同緣人說椿萱茂天教驚鷺聯泥金遙計日會  
許見雙全去去無多慮健念遠意難專隨路書頻寄成名人便還天心  
老眼舊句七年前二月十一日讀邸鈔知韓城師  
鈔已老年眼與觀也成

於去臘至 關謝

恩留京未歸正月初十日以疾卒師爲輝祖生平第一

知已永訣終天哀痛不能自已遂設師位於寢招

同門士湯元苞陶廷淑王宗炎同哭祭焉三月初

二日孫芝生殤詩以哭之迎歡在諸孫意先刻刻眼前

今不見無多來日待黃泉問卜求神事總非海

天空隔任渠歸七年一瞬盤花現小影虛傳捧杖

依殤死長隨骨月恩一堆寒土記吾孫前姑今

日應相倚麥飯他年侍九原粗識之無問獨勤

千餘難字畫能分家人猶說從前事兩字芝官不

忍聞都成泣不成聲淚欲乾老妻勸慰亦沈瀾愛孫

不是都成泣不成聲淚欲乾老妻勸慰亦沈瀾愛孫

坤望汝才賢報國思如此收場關我福餘生知

更幾時存天生靈物合非常草草如何赴北

不信無根年便短前身應未是芝祥麟姓時本姓

名玩好收羅總界炎干戈俎豆盡成嫌為憐都

誰能油潤再然燈泣看元氣絲絲盡聽我呼名何

一磨容易提攜到七齡算無欠汝一星星如何

真見應聽得點頭頻不知寒魄今何似波逝雲飛

迹已陳、並烏無復預元功去住因緣問初八日  
化工再世會逢羊叔行重來合作願非熊

上王宜人冢命

世錕

酌芝生詩曰

我酌汝一卮酒盡

心無盡衝哀始自今

埋汝三尺土附

十六日得

我百年墳歲歲清明節紙錢幾陌分

徐古梅書畧云去冬十二月韓城師到京某謁見  
之頃言及九令郎鄉薦當與大令郎同來師甚爲  
欣喜不意正月中遽爾溘逝追維師說良用痛悼

皇上賜卹優隆

贈太子太師諡文端入祀賢良祠

賚銀二千兩爲歸櫬之費并勅沿途地方官妥洽料理  
哀榮極至云云

坊培

兩兒至京已不及叩奠矣書

中又言紀曉嵐師協辦兩旬二月間作古

賜諡文達是日適傳同年許春巖方伯亦於二月辭世

師友之痛愴入肺腑陽湖洪編修雅存亮吉過訪

出贈更生齋集有跋揮祖所撰二母行狀一篇情

詞真摯至文也編修初名禮吉卅年前介二雲乞

言得七古長篇前年臧序東又爲余乞得此文重

感良友之意二雲嘗述編修行誼心甚慕之垂暮

乃得一見深自慰也四月十二日丙夜得報世鐘

附入縣學喜得七律一首枕函聞喜四更前記陟

說詒孫曾有款何圖繩武速稱賢聯芳於盼泥金  
帖小試先揚上馬轡應是天憐貧老病傳家許看

藝書 十九日人定報知 繼培 會試中式第四十七

名枕上成七律一首 先入庇蔭到孫枝僥倖將歸

懸萬一竟無差他年報及見茲事本尋常成異數想

弓冶基最喜天資安樸儂望渠長似讀書時 忽

有感於 芝生 悽然成二絕 他去歲秋風翼俊鷹時兒

酣春色泉路長眠見不曾合眼長如近我身每

逢喜事更傷神何當眼底懸雙淚 四月十四日

五月十二日 繼坊 自京歸言 繼培 覆試二十五日知 培 殿試第三甲第三十六名

朝考取第十名分部學習得五律二首寄之 汝

差可篤 帝簡與天同俾爾從容口勉旃 練達功

忠誠勤職 業孝節繼家風肯實談何易 榮名保始

終 久病留余住徐徐待汝成學惟優可仕心以

養能平稽古應資治通經莫近名師門遺教遠趨



步稟是科吾邑中式三人一盛君鳴和唐館選培

韓城培得主事一葉君維城

嶽勳樹姓  
錢籍宛平

以知縣分發四川

欽賜學正一人王君景園

宗彬

也自三月初長

雨至五月霽後方晴去冬市米石值三千文入春漸貴至夏至每石四千五六百文官爲平糶於祇園寺設廠給票二十九日鄉民赴寺領票擁斃婦女六十餘人人情凶慘官爲給費埋葬其有受傷歸斃者尙數十人嗣後每日領票多有傷折皮骨飢餓餘生不能復辦藥物常致殞命同人公捐給資爲醫藥埋葬之費豈啻萬人劫數使然抑辦理者

之未善也六月十五日得培書分得吏部文選

司以余病卽乞假歸七月初一日旋里說部載關

帝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然有祠之處籤無

不靈坊培隨計日余遣世鐘詣衙後關帝廟祈籤

籤曰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得勝回

時秋漸老虎頭城裡喜相尋培初字汝滋汝用二

字已示必售培以立秋後半月回家又與第三句

相合靈應如此聞關帝籤語天下相同惟吾郡至

大寺獨異往歲庚午同一友祈籤友籤神斥其隱

事甚爲駭愕蓋是處有神所謂相在爾室也二十

日孫

姪兒

殤娛與芝生俱歧指同生同死老人遊

此惋痛何言得桐城胡徵君步識學錄內有書佐

治藥言後一篇議秀水陶惠先事

詳前錄

謂禮庶子

成人無子者無以兄弟子爲後之義惠先不當後  
其叔其長子非大宗不當立後其所後之叔當耐  
於祖援据禮文反覆申辨其言甚正然於當日情  
形殊未脗合蓋惠先之後叔父厯有年所陶氏無  
議之者今因其子爭繼而輒奪其所繼於理不順  
况陶氏家貲巨萬向未分析叔不議繼姻族必不  
允服一經議繼必須分家分家則覘覘分肥之輩

從旁構扇勢不至破家不止是以余佐孫師定議  
斷主耐食之說使爭繼者無所藉口案遂完結一  
時權空調劑不得不爾而陶氏遂得保全無恙且  
禮順人情情之所不可禁不能執禮以奪之也世  
俗無子之人苟稍可支持未有不立嗣者如胡君  
言惠先之叔與其長子皆不合立後揆之人情亦  
屬不安從來令之折獄幕之議事當以愛民省事  
爲主遇富家事尤苦棘手讀書者拘文牽義解事  
者避諷引嫌觀望蕩延滋爲民病余前錄所記凡  
引經決獄諸案往往經旨不必如是每藉以厭服

人心慘淡經營頗費神用故通經之上官無不委  
曲允從同年章實齋書夢痕錄後據經疏證謂余  
讀書通變而不失其正可爲經旨通其外義真通  
達治理之言恐因胡君之論事有難行聊復申明  
鄙意非護前也晝寢不寐成書懷七律十首今年  
更比去年慵左右手如官印封身似摧枯頽緩帶  
誰能起蹩更扶筇青鞋布襪緣都謝掃地焚香孰  
與從卻到祇園鐘鼓後晚風遙聽隔鄰春 五男  
三聚一家歡況有諸孫擦膝端閒話有時談故事  
同人無奈望長安忽傳急雨娥江溢又報洪濤襲

社漫

徐州發水高寶湖  
隄坊漫與河合流

夏令秋行秋復夏眼前合

作夢痕看

西薄何由日再中如斯逝者歎怱怱

年將八秩歸非遽矢欲三遺氣不充短髮搔來驚

早禿雙聰聽久愧全聾卽今厄比黃楊閏知識俱

銷悵病風

世事回環總悵然破巢完卵記丁年

生成最幸依茶槩少小何曾輟誦絃代闢烏私頁

友力得昭彤管令聞傳春暉寸草終難報便到歸

盧劇自憐

會笑何曾食萬錢齒牙全脫斷腥羶

累人口腹平生孽遠我庖廚近日緣菜可朶頤堪

惜福藥能扶老望長年卜居最愛湘湖好贏得蕚

香勝鱸鮮 追痕記夢奈春何痕短痕長夢裡過  
愛客人偏愁客至好談事轉怕談多因依木石耽  
居僻脫畧衣冠任俗訶敢說禮非爲我設守身得  
了更無他 半生編紵夢中緣覆雨翻雲頃刻遷  
意不盡宜艱口授書當欲寄轉心懸九原可作悲  
身後四海論交負眼前正是西風蕭瑟候南柯一  
枕獨悽然 檢點身心七十年平陂俯伏總由天  
鄰醴與或何周折官紙鈔書亦鼻愆幸少伎求名  
利淡猶多期望子孫賢茫茫舊事難追憶習坎誰  
將撮土填 一番秋雨一番涼十日淫霖鬱寸腸

氣候難調多自誤陰陽不定可誰商海沙吉貝屬  
全掃隴畝嘉禾水漸傷癡坐頽然無箇事也隨鄰  
里祝民康 三年闕筆語支離坐席長欹寢似尸  
賸欲殺青存舊藁更難塞白賦新詞懸厓況味知  
心少小住光陰轉眼移過去未來都莫問好憑現  
在辨醜疵命世錕錄存以誌近狀十月繼坊次女  
歸山陰候選知府徐秉鈴次子候選同知青照是  
歲雨暘時若秋收豐稔惟石米值錢三千文未減  
木棉中下市價甚昂十二月十二日鮑君以文東  
渡喜陰雨連日藉可信宿盤桓予交以文四十年



雙節詩文刻碑鑲板具費心力爾來歲一訪予今

七十有八精神愈健談說舊事靡靡可聽於書籍

尤殫見洽聞嘗勸其錄記異同存佚以資攷訂以

文每笑領之至今尙未屬筆生日得七律一首是又

生朝歲欲移今年筋力更難支啓予手足知何日

凍我冰淵及此時病類成施痕記夢筵開湯餅側

添詩渡江鮑叔多情命世鉉錄存十七日以文病

甚春酒從見頌介翁頭暈急西渡余用自危也自憶平生秉性慤直不

能謹言雖幸親知曲諒未干大戾而事後之悔紛

不可追惟敬鬼神三字服膺勿失婦慕遊時每到

館次日齋誠詣城隍廟訴不得不慕之故默誓神

前念稍苟且神奪其魄是以兢兢自凜凡不可入  
廟之事俱不敢爲後吏甯堪亦然水旱祈禱無不  
立應疑獄二事

詳前錄

靈祐昭然此余治心之實學

也自讀姚端恪公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  
人多之句偶生怨尤立時悔悟佐幕時自誤苦心  
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一聯書以自警尤  
舉念可質鬼神病廢十一年猶得徼天之幸及見  
子孫輩讀書成立未必不由於此吾子孫善承之  
而已二三月來痰多氣滯精神愈憊不願開口不  
願見人並不願聞家事命

繼坊

重繕

曾祖以來

祭規俟吾夫婦百年後城居三房輪值 墟坊二房

鄉居不便酌付祭產數畝令其自祭因念余身後  
百事預備口定終制撒手即可治斂附身附棺誠  
敬如禮斷斷不可用僧道鼓樂樹燈等項余四世  
單傳房族無應服之人距鄉路遠不須分帛自至  
親密友以外不必徧訃七日原可發引或有月日  
避忌亦當選擇但不可久遠停住中堂致使魂魄  
不安吾墓遠在山陰會葬以勞親友宐敬辭之萬  
不可已者及門而止俗例至親有祖道之祭此最  
無謂當以遺命毋受吾生無益於世然守先人之

訓以節儉自持兒輩治喪宜體此意惟饋奠依禮  
用牲此外素膳最宜不必行酒無得豐侈肴饌烹  
宰暴殄陷吾於不節不儉可以此語揭於匱前親  
友食於有喪之側諒不以口腹責人也喪事稱家  
切不可負債飾觀貽吾後累吾平生不敢累人又  
何忍死累子孫余一生謹慎不敢造孽未必仗二  
氏解脫卽有罪惡亦非二氏之徒所能懺悔七七  
毋令僧道治懺醮余治命如此萬勿故違當邀穀  
騰至家商酌渠比原稟畧有刪定吾素志已畢更  
無一字可商違卽不孝辱莫大焉卽欲從此輟錄

兒輩謂余神明未衰可以從緩余自維語言謇澀萬一將來不能出聲所關非細且此時長嫡三房同居侍鄰日後宦客分手俱未可知不及今明白定制余心何安嘗讀朱子跋呂伯恭日記云觀其緝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是錄亦頗具此意顧手不能記而託之於口至於口難盡言則其勢不得不止爰成俟命詩四首得過申秋六見霜未來歲月可誰量起居是處須扶掖眠食猶來自主張去早去遲心總愜名

存名沒事何常惟餘一念增悽惋師友彫零絲兩  
殤 縈迴疇昔悶難堪閱歷因緣仔細探可奈物  
情爭絢爛幾曾家食恣肥甘生涯到此身餘幾世  
務關心事尙諳邸報傳鈔頻額手 綸言崇樸

聖心覃 結習深深老蠹魚精勤脚借補荒  
疎銷磨歲月經兼史檢點篇章卷更舒潤飾尙期  
師一字工夫何忍負三餘十年前與家人約欲回  
首時先廢書 兩室親營十一年口裁終制意欣  
然不豐不儉行吾素全受全歸去自便嫁娶早完  
兒女累詩書儘界子孫傳巡檐索共梅花語便許

勾留祇信天情事如此更復何言倘天假餘年此  
身幸免大戾兒輩隨時補錄不補亦可二十七日

命世鐘

錄記越一日小盡除夕夜雪至天明霽寒

爲丙寅元旦時嘉慶十一年余年七十有七矣歸

廬主人自識

先府君自錄行事止此時爲嘉慶丙寅正月朔

旦至丁卯三月 府君棄養中閒十有三月不

復命筆

不孝繼坊

等當

府君精神稍勝時閒

請續記

府君笑而不答

坊

等不敢瀆也惟念

府君生平以守身爲事親第一義嘗自言上

日不啓手足則守身之事一日未了是以此十  
有三月中雖體氣衰減至於綿悒未嘗片刻縱  
逸不孝等若不補綴紀錄無以徵 府君修身  
俟命全歸所受之終事謹按錄中體例續書仍  
退一格以示區別云

十一年丙寅七十七歲正月刻謨美堂神堂柱聯

府君丁巳自製語也歸安孫氏妹病命繼培往

視以其女配繼培子世錫四月繼坊客蘇州五

月妹婿於虎文文熊入縣學時距 府君入學

已六十年戚友欲請重修謁廟禮 府君以銀



疾不能備禮謝之作詩以誌

咫尺宮牆萬里如支離病耐十年餘

忘機已判同漚鳥遣與猶教伴蠹魚文字感深

知已往衣冠禮笑半人疎不堪重賦寒芹句欲

踵錢盧願復虛瀆六月重纂越女表微錄往

歲癸亥作續錄復有以事狀聞者故再編次入錄者共六十有一人 府君自前丙寅後每歲

皆有詩彙或數歲一編 詳前錄 歸田十餘年草彙

叢襍夏日刪定詩六卷文二卷因曰吾自是不

復以文字應酬然七月間又爲表兄徐蘭臺謨

尊甫頤亭先生墓誌題仁和孫侍御頤谷 志祖

深柳勘書圖遺照固未嘗廢筆墨也九月二十

三日鮑綠飲先生來知學治臆說善俗書刻入

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四集是夕疾作日轉劇

府君自慮不起寄書召繼坊歸越十餘日神

氣復安爲繼培子世鉅聘同邑國學生蔡一峰

崧次女十二月孫氏妹卒除夕繼壕婦來氏卒

十二年丁卯七十八歲正月初四日陝西韓城王武

部新齋增時過訪文端公第四子也時夜漏下

十餘刻府君聞之忽披衣起延入握手甚歡

武部出文端公行述墓誌府君讀終篇因述

平昔知遇之感哀不自勝武部亦爲之泣下語

良久方寢次日武部入辭 府君款談移時猶

戀戀不忍別也二十日繼坊客蘇州二月倩畫

師王景昭寫真復作小照繪世錫於旁命曰授

經圖口授記數行屬繼培識之卷尾爲繼塚聘

山陰國學生瓊東普先生大甯第三女爲繼室

謂繼塚曰吾久病早晚不可知設有不測孫輩

幼不可使無母既聘當卽娶吾亦庶無心事因

手取時憲書選吉日曰三月二十四日最佳勿

更緩也嗚呼孰知塚婦於歸之日卽 府君棄

養之辰豈 府君自知去期而不忍雛孫弱息

伶俜數年以益繼塚護視之勞耶嗚呼哀哉

府君去冬病愈胃氣頗強飲啖勝於常輔以藥餌面貌豐悅背上肉益隆起僉謂期頤之徵正月下旬食量驟減見藥物輒揮去意忽忽常若不樂家人以爲憂然未嘗淹臥牀第晨興二人輿至堂中檢新購書一一緝閱時復儻校贈言三集命世鐘世鈺檢字典點定訛字倦則輿入內寢睡片時起復于書薄暮猶不忍釋日以爲常府君生平畧無嗜好惟癖耽經籍嚮幕遊時繼坊嘗侍左右見府君治官書每日三三

時便了暇卽瀏覽書史同幕諸君或以飲酒博奕相娛樂 府君終不一過諸君亦無敢以俗

事恩 府君及宦湖南讀史日以卷計有事不

滿數必益燭補之歸里後鍵戶養病課 繼坊等

讀書亦自讀往往至夜分不止吾 母苦諫

府君笑應之曰吾依書爲命子但見吾廢書嘗

爲料理後事易簣前三日猶坐堂中看書數數

措角若將覆閱者日下春神氣微倦忽命整理

入廚隨取贈言三集彙木授 繼培曰此吾未了

事也好藏之命家人煇湯洗足畢就寢自是遂

不起嗚呼。府君至是真廢書矣。次日疾有加。  
繼坊自蘇州歸。府君坐牀絮絮問客中事。問  
已復臥。又次日家人晨起問安。府君語坊等  
曰。吾昨夢吾父。母汝前母環坐榻前。執  
手相慰勞。吾殆將不起矣。吾少孤特。兩母苦  
節長教成人。常恐此身失檢玷。及先人佐幕  
當官。兢兢以保身爲念。幸遇

覃恩封贈二世。奉身求退以後。節鎖幣聘。稱疾固辭中。  
風十餘年。得老死牖下。完身體髮膚。以見先  
人。吾幸多矣。今卽死。吾復何憾。又曰。堂尊於寢

吾死後歲朝當奉先像於堂饌品如吾在時

不可簡慢祀吾內寢肴饌母視先人吾不可

與先人並也既復泛言家事又屬坊等曰吾

無遺訓庸訓一編吾遺訓也汝輩時時展玩能

自愛如吾愛身吾先人當呵護之醫來診視

云脈如常幸勿他慮坊等竊喜益進薄桂庶幾

有起色二十四日清晨繼瑛婦婁氏至謁見

府君府君側身面外色和婉語答如平日辰

巳間脈忽透出手背坊等倉皇無策急進薄

府君勉啜復棄去親友來問疾者撫枕以好言

慰謝日亭午遽命易衣坊等以氣息微弱不可

動固請少緩 府君意甚不悅語益急乃令家

人環侍次第易内外衣整冠履 府君以手自

理其鬚粲然微笑秀色溢於目若生平極得意

時逾數刻日交未目瞑遂逝嗚呼慟哉 府君

志在守身劬劓抑畏數十年如一日啓手啓足

得遂初願固宜含笑而逝也庸詎知不孝等不

肖不克自樹立以承 先訓以遺 府君憂者

知復何窮而 府君遽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哀

哉慟哉不孝繼坊繼壙繼埴繼培繼塚泣血謹



職

夢痕錄餘終